



書叢學文界世光景

星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行發司公版出光晨

號五一二路中川四海上

879.57
486.1-3



3 0532 0237 4



星

譯山香張·作奇維克查卡 聯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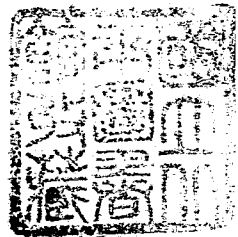
21

前進的蘇軍師團突入無涯的森林後，森林就把它們吞沒了。

散佈在這一地區的德國坦克、飛機和強盜們，靠着這些無涯的叢林和被戰爭破壞被春雨沖刷過的泥濘道路，使他們完成了難以達成的事情——逃脫了蘇軍的追擊。裝滿糧秣和軍火的蘇軍載重車，停放在遠遠的森林邊緣，救護車停放在森林中孤立的小村裏，砲兵團的大砲由於斷了汽油，就被分散地放置在無名河川的堤岸傍，步兵們和後方供給的距離，逐時地變得驚人的遼遠；可是蘇軍部隊不拘這種情況，他們分吃着乾糧，珍惜着彈藥仍繼續地堅決前進；但到最後，他們也開始遲緩下來了，他們的追擊變得軟弱，缺乏了信心，因此，德國人就利用了這點，逃脫了他們的打擊，很迅速地退向西方。

如是敵人的踪跡就消失掉了。

步兵們雖然沒有一個人打上仗，但仍執行着他們的任務——佔領他們所已獲得的地區；



祇有失掉了和敵人接觸的偵察員們的樣子顯得最為可憐。他們生存的目的既已消失，如是他們就像失掉了靈魂的肉體，兀沿着大路而彷徨前進。

師長薩倍欽可上校乘着吉普車追及了這樣的一羣偵察隊員，他緩緩地跨下汽車，站在泥濘的道路中間，把雙手插在腰際，嘲弄地微笑起來。偵察員們看見了他們的司令員，也就停止了脚步。

「喂！我的老鷹們！你們失掉了敵人？」他說：「敵人在那裏？敵人在幹什麼呀？」

他認識率領着這一隊士兵的特拉夫金中尉——薩倍欽可對他所有部下，祇要見過一次就都能認得——然後就責備地蹩了他的腦袋。

「你，特拉夫金？」他繼續尖酸地說：「你把這樣的一個愉快的小戰鬥稱做什麼呢？——在鄉村裏喝牛奶，走訪姑娘們……如是地你和你的部下，就到達了德國，並且再也看不到敵人……這是多麼愜意！你說是不是？」他以出人意表的愉快情調反詰說：

坐在吉普車裏的師參謀長葛里夫中校疲勞地發着微笑，他驚奇上校情緒的突然變化。在「瞬間之前，薩倍欽可還嫌參謀長辦事不力，曾給了他一頓嚴厲的申斥，使得葛里夫不發一

語，喪魂失魄。

這是由於看到了偵察隊員們，才使上校的心情起了變化。他曾於一九一五年，作爲一個步兵部隊的偵察員開始了他的軍隊生活。他在從事偵察的服務中，受到了砲火的洗禮，得到了聖喬治十字勳章，並且經常保持對偵察員們的偏愛，因此，那些穿着綠色偽裝外衣和有着一臉被太陽曬黑了臉的姿態，總老是使他心裏感到高興。——這些偵察員們，他們排成一行，將沿着道路前進，並準備在任何瞬間內消失，隱沒在靜寂的森林裏，凸凹的地面和搖擺的塵影裏。

但是師長這次的申訴是非常嚴厲的一次，因爲失掉敵人，或者用術語來說——讓敵人逸脫，這對偵察員們說來，是一個污點，甚之是一個恥辱。

人們可以從上校的話裏，瞭解到他對他的師團命運之深刻的懸念。他恐懼遭遇敵人，因爲他的部隊已逐漸疲弱，而後備隊又遠落在後頭。但同時，他又希望最後終能抓住這些幻惑的敵人，同他們進行肉搏，使他找到他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事情。是的，正是由於這一原因，現在正該有個暫時的休息，讓他的士兵和裝備得到些整頓。不用說，他自己是不在乎來承

認他的這種願望是與全國熱切的緊迫的催促是完全相反的。然而，他總是夢幻着攻勢的停頓，已是一種公開的秘密。

偵察員們靜默地站在那裏，來回的就地移動着脚步，看起來簡直是昏昏欲睡。

「你的眼睛和耳朵——在這裏呵！」師長一面爬上汽車，一面輕蔑地對他的參謀長說，吉普就又開動前進。

偵察隊員們在那裏又站了幾分鐘後，中尉才緩慢地邁步前進，其他的隊員們也就跟着他前進。

特拉夫金的耳朵習慣於與任何微小的聲音相調和，於是他就想起他的小隊來。如同師長一樣，他也是既願意而又害怕遭遇敵人的。他願意，因為這是他的責任，並且由於這些天來被迫的空閒，對他的戰士們已惹起極壞的影響——那種失掉警惕的、懶墮的危險的蛛網，已緊纏住了他們。他害怕遭遇敵人，則是因為從攻勢發動時和他在一起的十八個戰士，現在祇剩下十一個了。是的，在這十一個戰士裏，包括有全師馳名的安尼凱諾夫、無畏大膽的馬爾欽可、冒失鬼馬莫齊金、有經驗的老偵察員布拉齊尼可夫和貝可夫。至於其餘則大都是在攻

勢中由各單位裏送來的步兵，直到現在，他們在偵察工作中找到了很大愉快——例如在行軍時可以以小集團地排成一行前進，可以享受到步兵部隊裏所不能理解的自由，他們被那種過分獎飾的讚美和尊敬所包圍，他們被別人看得很偉大，可是當嚴重的任務降臨時，他們是否會覺得做偵察工作真是件好差事，那是須待以後才能見分曉的。

現在，特拉夫金認識到正是這件事，是使他脚步放慢的原因。他被師長的斥責所刺痛了，尤其因他知道薩倍欽可對於偵察工作的特殊癖好。他從上校綠色的眼睛裏，看到那作爲狡猾的老練的第一次大戰時偵察員的薩倍欽可伍長的風貌，他好像在向他挑戰說：「好！讓我們來看看你這個年青的，用我這個老手來量量你。」

這時，小隊到達了一個村子，這是典型的西部烏克蘭的村莊，散在的農家住宅，周圍都是田野和菓園，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高高地從一座足有三人高的巨大的十字架上俯瞰着他們。街上空然無人，只有犬吠聲和僅僅隱約可見的手織窗帷的微動，表明那些被德國強盜的恐怖震懾的村民，在慎重地觀察士兵們的進村。

特拉夫金率領着他的小隊到達一所小坡上的孤獨茅舍，一個老太太打開了門。她把狗趕

進屋裏，並以濃密的灰色的眉毛下的深邃眼光，滯鈍地來接待他們。

「你好！」特拉夫金說「我們打算在這裏休息一兩點鐘。」

偵察員們跟隨着她到了一間清潔的舖有刷過油漆地板的、擺列有很多神像的屋子。他們早已注意到這一帶地方的神像是和俄羅斯地方的不同。——在那裏的神像是沒有那凸出的金屬的遮蔽物，而且聖者的臉龐是顯得髮鬚散地和愛而且美麗。至於這個老太太呢？她

真是像所有基輔式車爾尼哥夫地區烏克蘭的老太太一樣，穿着好幾條手織的裙子，有乾癟多皺的兩腕，其稍有相異的，僅是她的刺人般眼睛的惡意的表情。

不拘她採取着惡意的、幾乎是一種敵意的沈默，但她還是給士兵們以新鮮的麵包、牛奶、甚之乳酪，漬黃瓜和一盤山藥蛋，不過她給他們時，是用如此不快的非友好的態度，致使士兵們感到那些食物刺痛了嗓子。

「這是一個強盜母親。」有一個偵察員咆哮着說：

他說對了一半，這個老太太的小兒子，真的是和德國強盜們同住在那邊森林裏，不過她的大兒子則是和游擊隊在一起，因此，作為強盜母親的她，就採取敵意的沈默，但作為游擊

隊員母親的爐，就懸掛地給士兵們打開門。當她給士兵們一盤炸豬排和一壺卡瓦斯酒後，這個游擊隊員母親就又讓位給強盜的母親——她就在佔據半間房子大的織布機傍坐下，保持着陰鬱的靜默。

有張鎮靜的胖胖的臉和有對小小的富於洞察力的眼睛底安尼凱諾夫軍曹問她道：「你爲什麼不說話？老太太！你失掉了你的舌頭嗎？過來坐下，和我們談談吧！」

馬莫齊金是個瘦而微駝有些神經質的人，他嘲諷地說道：「這裏有個最能同女性交際的男人，他準備同你聊天哩！這要比一個老太太好得多。」

特拉夫金沉溺於深思中，他走到茅屋外，立在門廊上。全村已昏昏如睡，上了腳鐐的馬在坡上吃草；沉沉的靜寂——一種知道敵人的兩個軍已迅速通過鄉村之靜寂——統治着一切。

「我們的中尉在發愁呢！」當特拉夫金出去時安尼凱諾夫說：「上校所說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一個愉快的小戰鬥，在村子裏喝牛奶，並走訪姑娘們。」

「上校所說的是他自己的事情！」激動的馬莫齊金立刻說：「不干你的事，如果你不要，

牛奶，也不想喝牛奶，深盆子裏有的是水。這不是你的事，這是中尉的事，他是負責指揮我們的。你以為你是什麼？你僅僅是個鄉下佬吧了！如果我在刻赤逮住了你，我準在五分鐘內，把你打成碎片，然後喂給魚當飯吃呢！」

安尼凱諾夫很愉快地笑起來：「也許如此，把人打成碎片，這就是你的本領；而且你就長於弄飯吃，這也正是剛才上校所說的。」

「什麼？」馬莫齊金亢奮起來，他老是被安尼凱諾夫的鎮定所刺痛：「弄東西吃有什麼不對，一個好偵察員，當然要比將軍更會想法營養他自己，當兵的對於吃東西，是要較勇敢較聰明一些的，你明白嗎？」

紅臉蛋的、亞麻色頭髮的布拉齊尼可夫，圓臉蛋上長有雀斑的貝可夫，十七歲的烏拉戈爾波夫斯基，高而漂亮的菲奧卡梯斯安夫以及其他的人，都微笑地在靜聽着馬莫齊金暴躁的南方人式的爆發和安尼凱諾夫鎮靜而有分寸的對話。祇有馬爾欽可——有寬大的肩膀和黑而發光的牙齒——傍着老太太站在織機旁，凝視着她的小而乾癟的手，連連發出城裏人的驚訝：

「這真是個工廠！」

在馬莫齊金和安尼凱諾夫的所有爭論中，對於任何話題的開玩笑或發急——或者是關於刻赤的青魚要比伊爾庫茨克的鯊魚好，或者是關於德國造蘇聯造湯姆槍質量的比較，或者是關於希特勒到底是個瘋子還是個惡棍，以及何時開闢第二戰場——馬莫齊金總是個進攻者，而安尼凱諾夫則總是狡猾地閃着他的機敏的小眼睛，平靜而辛辣地防禦着自己的地位，並以他的鎮定使他的反對者激怒起來。

好亢奮的神經過敏的馬莫齊金是被安尼凱諾夫的魯鈍而有趣的幽默所激怒了；而且馬莫齊金的激怒，混雜有一種秘密的羨慕。安尼凱諾夫已經得到過一個勳章，但他自己却僅僅得過獎章，同時隊長總是用平緩的態度來對待安尼凱諾夫，但對自已則和對待其他的戰士一樣；所有這些，都使馬莫齊金感到傷心。如是他就祇好用這樣的想法來安慰自己：亦即安尼凱諾夫是一個共產黨員，因而易於得到信任；不過在他的內心裏，也還是不得不欽佩安尼凱諾夫所具有的那種偵察員應有的冷靜的勇敢。至於馬莫齊金的大胆，充其量說僅是一種外表，他自己也知道他的這種大膽，是需要受自己的虛榮心所經常鞭策的。他實際上是很空虛，雖然他已獲得了好偵察員的名聲，他也曾經參加過許多傑出的偵察工作。但總是由安尼凱諾夫來

領頭的。

在戰鬥間隙時，馬莫齊金總是注意着打扮。那些尙未從事過正經偵察的年青偵察員們都對他非常欽佩，他穿着一條漂亮的馬褲，一雙用最好皮子做的長靴，他的上衣領子總是敞開不扣，有一撮黑色的頭髮，從一頂有翠綠色帽頂的庫班帽下，披露到前額。真的像他那樣的人，怎能與龐大的有寬肩膀的樸素的安尼凱諾夫同日而語呢！

每一個人戰前的生活，在他們的性格上都留下了痕跡——西伯利亞集體農場的農民安尼凱諾夫之通曉事理，金屬工人馬爾欽可之長於機智和正確計算，碼頭工人馬莫齊金之輕率魯莽。但是過去看來已經是難以形容的遠去了。他們不知道戰爭將於何時結束而投入了戰爭，現在戰爭已成爲他們的生活，而小隊已成爲他們真正的家庭了。

家庭！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家庭，這個家庭裏的成員，是不能夠長聚在一起的，有的將送往醫院，另一些人則將走得更遠，而且祇要到達了那個境界，就再也不能回來了。這個家庭有它自己短而富於色彩的歷史，一代一代地消逝過去。有些人將會回憶起安尼凱諾夫最初調到本小隊來的事情，當他調來後，沒有一個老戰士願意同他一起去偵察，因此，他之被允許

出去偵察，就會經過了很久的日子。事實上，西伯利亞人極其勁強的體力，原是一個極大的有利條件，因為在與敵人格鬥時，如有必要，他能够輕而易舉的打倒兩個敵人。可是安尼凱諾夫是太魁梧，太笨重了，偵察員們都害怕萬一當他搗了彩或不幸犧牲時，有什麼辦法能把他弄回來呢？雖然他也向大家請求過，說他如果搗了彩，他可以自己走回來，如果犧牲了，那麼「你們可以把我遺棄在那裏好了，當我已經死掉，德國人對我還能做些什麼呢！」可是他的這種請求，依然毫無效果，祇是到了最近，當斯卡伏特梭夫中尉受傷由特拉夫金中尉來指揮偵察隊時，這種情況才起了變化。

特拉夫金中尉帶領安尼凱諾夫去進行第一次偵察。這個「巨大的怪物」，在其他偵察員喘一口氣的工夫下，竟那樣伶俐地摔倒了一個德國兵，而且是幹得那樣的迅速而寧靜，活像一隻大貓；甚之連特拉夫金都難以相信在安尼凱諾夫的防雨布裏，真會有一個被逮住的半籠息的德國兵在擰扎着。——這是「舌頭」，這是師裏兩週以來夢寐以求的東西。還有，在某一天黃昏，安尼凱諾夫和馬爾欽可軍曹俘虜了一個德軍隊長，但不幸的是馬爾欽可的大腿受了傷，因此安尼凱諾夫就勢必把他和德國人一齊帶回來，如是他就祇好輕輕地抱住他的同志

和德國人，唯恐用勁就得傷害了他們中的任何一個。

關於老偵察員的偵察故事，是長夜聊天的主要話題，這些故事能鼓舞起新戰士的想像，並使他們對他們的工作充滿自矜。目前，在這個漫長不活動的時期裏，遠離着敵人，偵察員們都變得懈怠起來了。

吃過了好飯，抽完了烟，馬莫齊金就開始議論去弄些酒來，在這裏過夜。

「唉！可以，我們沒有忙着要做的事情。」馬爾欽可漠然地說：「反正我們怎麼着也追不上他們，德國人真是跑得飛快。」

正當這時，門打開了，特拉夫金走了進來。

「老太太！這些馬是誰的？」他指着那些上了腳鐐的馬問：

其中一匹前額上飾有白星的栗色大馬，是這個老嫗的，而其餘都是鄰人們的。二十分鐘以後，這些隣人們都被召集到老太太的茅屋裏，特拉夫金匆忙地寫了一張收據說：

「如果你們願意，請派一個年青的小夥子跟上我們，他將把馬領回來。」

這個提議使農民們都很高興，他們每一個人都充分知道只有軍隊的迅速前進，才阻止了

德國強盜掠奪所有的牲畜和焚燬村莊。農民們都同意特拉夫金的提議，並立刻選派一個孩子跟小隊同去。這個披着皮大衣的十六歲孩子，對於這種突然的職責表示驕矜和害怕。他替馬解開了鎖鍊，套上勒口，讓馬飲足了水，然後告訴偵察員們說：「一切都準備妥當了。」

幾分鐘之後，十二個騎馬的人疾馳西去；安尼凱諾夫追上了特拉夫金，向那孩子點點頭，然後輕輕地問道：「中尉同志，隨便動員羣衆的馬，你恐怕要受到處罰吧！」

「噫！我們可能受到處罰。」特拉夫金沉思地說：「但我們有了馬，將能抓住德國人。」

他們交換着諒解的微笑。

特拉夫金一面驅馬馳疾，一面觀察着靜寂的遠方古代森林。風吹着他的臉，馬像鳥一樣的飛馳；在西方，天空熾紅如血，而騎馬的人好像在追求它似的疾驅前進。

師司令部夜間宿營在一個大森林裏，那裏充滿着缺乏休息的熟睡着的士兵，到處沒有火光——因為德國飛機不停地在頭上嗡嗡地翱翔，觀察着通過的軍隊。工兵們打頭先行，並且整整工作了一下午，建造了這座由綠色茅屋所構成的美麗「鎮子」，這鎮子裏有筆直的街道，有指路標，有覆着松樹枝的整齊的隱蔽所。在這些戰爭年月裏，師的工兵們建造了多少這樣暫居的「鎮子」啊！

工兵連連長布哥爾可夫中尉正等待着參謀長同他談話，但中校的眼睛儘緊釘着地圖。上面畫有各個單位位置的綠色紙面，看來非常奇怪，那常常用來表示敵人位置的藍色鉛筆線，却是沒有的；至於後備隊在什麼地方呢？那也祇有上帝知道，僅僅是各個團危險地存在於這一無涯的森林中。

師團夜間宿營的森林位置，在地圖上剛顯出像一個問號的形狀，這正像師長用譏諷的語

氣在向葛里夫中校發問：「噫！怎麼樣？這裏不是西北前線，你能在戰爭的一半期間中儘坐在你的尾巴上，而德國的大砲僅按着一定的時間發些砲，這裏是打運動戰啊！」

葛里夫披着一件高加索外套，他長久以來就沒得在夜間好睡過。最後，他的眼睛離開了地圖，看見了布哥爾可夫。

「幹什麼？」

布哥爾可夫正在滿意地欣賞着他的部下所建造的小屋。

「中校同志，我到這裏是來請示明天司令部宿營地的。」他回答說：「我打算黎明就派一個小隊前往。」

如果師團能在這一帶的森林裏待着，甚之多住上一天也好，他將是多末地高興啊！如果他們能在這個森林小屋所構成的愉快鎮子裏僅僅多留上一會兒，是的，而且對於這個奇蹟的鎮子建築，能對布哥爾可夫說上幾句稱讚的話，他將是多末地高興啊！布哥爾可夫是個木石匠師傅的兒子，一個手工藝人的自傲，是要求得到應有的滿足的。

「把你的地圖給我。」中校粗暴地說：「然後他在地圖上另一森林的上方，畫了一面小

旗，這森林離現在宿營地有四十公里。布哥爾可夫抑壓住嘆息，轉過身向着門，這時掛在入口處當門簾用的防雨布，忽被推向一邊，情報主任布拉舍金上尉走進了小屋；中校葛里夫給了他一個酸薄的歡迎：

「師長不滿意我們的偵察呢！今天我們遇到了特拉夫金中尉和他的戰士們，他們的樣子實在難看，既不整潔，也沒刮臉，這就是你的工作……」

中校靜默了一會，然後以絕望的聲音調說：「你能告訴我嗎？上尉！敵人到底在那裏呀！」

布哥爾可夫溜出了小屋，爲了即將出發去準備一個工兵小隊，他還決定順便去找特拉夫金，打算把他所聽見的話告訴他：「他應該趕緊讓他的部下剃淨鬍子和理下頭髮。」

布哥爾可夫很歡喜特拉夫金，他是他的同鄉——伏爾加地區的。雖然特拉夫金已是一個有名的偵察員，但他依然是同樣的樸素、謙虛，正如同他第一次見面時一樣。真的，他們很少相見，因爲他們每個人都有很忙的工作。現在他的朋友伏洛得雅·特拉夫金正在附近處前進，這當然是件可以感到高興的事情。——這個謙虛的慎重的特拉夫金，他老是比任何人更面對着死，更靠近着死……

布哥爾可夫沒找到特拉夫金，他去窺視了一下布拉舍金的小屋，但是布拉舍金完全被他的訪問所困惱了，他以連發的咀咒來回答布哥爾可夫的詢問：「祇有鬼知道他在那裏，真使我煩惱！」

布拉舍金上尉卑鄙的語言和他的懶惰是聞名全師的。鑒於司令部很少用他，且司令部正打算不日就撤換他的工作，因此他已完全放棄了工作，在整個攻勢期間，他對偵察員究在那裏，究在做些什麼是弄不清楚的；他老是搭乘着司令部的載重車，同一個新調來的無線電員喀塔姬——一個有漂亮頭髮、有可愛眼睛、好夢想的女戰士調笑作樂。

布哥爾可夫離開了布拉舍金，發見他自己已置身於那些如此地暫居的人類巢窟之中，當他在筆直的道路上彷徨時，他想到戰爭如果終於結束了，那末他又能重新回到家裏，再重新做他本行的工作——建築新房子，呼吸着鋸好的木板之馥郁的香氣，爬上建築台，和有髭的木匠師傅討論如何塗藍油漆，這將是多末的偉大啊！

黎明，布哥爾可夫把鐵鏟、鶴嘴鋤和其他工具裝上了兩輪車後，他就列隊在工兵們的先頭。

早鳴的禽鳥鼓翼於森林中，飛穿過古代的大樹，它們的頭部，俯瞰着道路。凍得發顫的步兵們沿着戰壕從夜間的哨崗上回來，他們的防雨布披在他們大外套上。圍繞着帳幕和沿着大路所挖掘的戰壕裏，有瞌睡的機關槍手站在武器傍。戰士們橫臥於舖在地上的虎尾樅的樹枝上，互相緊擠在一起；颯寒凍醒了他們，他們就起身檢拾松樹的毬果和枝子，準備營火。

「這就是戰爭！」布哥爾可夫這樣想，他寒冷得發抖：「使千百萬人民過着無家的生活。」

走了有十公里後，工兵們看見有三個騎馬的人，從西面疾馳而來，布哥爾可夫大吃一驚，他知道在他前頭是一個蘇聯兵也沒有的。騎馬的人們疾馳着接近過來，立刻布哥爾可夫以極大的自信認出了其中一個是特拉夫金。

「德國人離此不遠，裝備有大砲和自動砲。」特拉夫金說：他沒跳下馬來。

他在布哥爾可夫的地圖上，畫上了德國人的防禦線——它們互貫於應該建造第二天小屋鎮子的森林裏。

「有兩輛德國裝甲車和自動砲安置在這邊，可能是埋伏……就在那邊。」特拉夫金結束

了他的話，然後又附加說：「安尼凱諾夫因和德國人肉搏，掛了彩。」

安尼凱諾夫笨拙地騎在馬上，自啓地微笑着，好像由於他的不慎，給大家添上了極大的麻煩。

布哥爾可夫茫然若失。

「我現在做什麼好呢？」他問：

他們同意工兵們應在現在的地點等待，特拉夫金將到司令部去報告，然後領受新指示來轉告布哥爾可夫。於是特拉夫金輕輕鞭着他的在前額上飾有白星的巨大栗色馬疾驅前進。

薩倍欽可上校站在他的吉普車傍，周圍站着團的指揮員們，中校們和少校們，稍遠一些的是副官們和勤務員們。特拉夫金使勁地勒住馬韁，跳到地上，向着上校走去。——由於不慣的長途乘馬，使他走起路來有點拐跛。

「師長同志，德國兵就在附近。」

當他簡潔地進行報告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擠集到他的周圍。敵人沿着河川的堤岸，挖掘了一條戰壕，他曾經看到了砲位和六尊自動砲，德國的步兵滿擠在戰壕裏。兩輛裝甲車和

座自動砲，埋伏在離此二十里處。

師長把特拉夫金的報告記錄在地圖上，大家也就忙碌起來，團的指揮員們和參謀處的軍官們拿出來他們的地圖，葛里夫中校再也不感到寒冷，把他的外套放在地上，政治部主任就忙着去召集他的政工人員。

「你認爲這是個難以攻擊的防禦嗎？」最後師長這樣問，他在平舖於吉普車蓬頂的地圖上劃完了最後的一條藍鉛筆線。

「是的！上校同志。」

「你親自看見了那些自動砲嗎？」

「是的！師長同志。」

「你不是說故事吧？」出乎意料的，上校竟這樣地結語着說；他的狹小的灰綠色眼睛，給了特拉夫金一個狡猾的尖利的一瞥。

「我不是說故事！」特拉夫金回答說：

「別着急！」師長撫慰地說：「我祇是爲了弄得確實一些，我知道偵察員們是歡喜誇張

的。」

「我絕不誇張！」特拉夫金照樣的說了一遍。

有些地方已發出「準備好武器」的口令，當戰士們站起來時，森林裏變得騷亂混雜起來。

師長凝視着他的地圖發出了命令：

「各團應依照以前之行進隊形前進，先頭之團應派出一堅強之營於最前頭，以作為前進縱隊，團的直屬砲應伴同此縱隊前進，偵察員與湯姆槍手掩護兩翼，當到達一〇八·一高地時，領頭之團應採取戰鬥隊形；該團之司令部應設置於一〇八·一高地。我將位於建有森林小屋之同一森林的西方叢林中，葛里夫應擬定作戰命令，報告軍團司令部。」立刻他又靜靜地附加說：「軍官同志們！大家要注意啊！砲兵團遠落在後頭，砲彈和汽油都告欠缺，我們是在困難的境遇裏，我們應該忠誠地履行我們的責任。」

軍官們為準備他們自己的工作，迅速地走開了，祇留下了師長、葛里夫和特拉夫金三人站在汽車傍；薩倍欽可注視着特拉夫金和他的嘴上冒着泡沫的馬說：

「你是個好小夥子！」他微笑着說：

「安尼凱諾夫掛彩了。」困惑的特拉夫金突然地說：

上校沒作回答，向葛里夫口述了最後的指示後，就到各個團裏去了。

參謀們不斷的跑來找葛里夫，他現在變成另一個人了——喧鬧、高興，活像一個淘氣的巴庫小夥子。他是已經超過三十歲的人，當這種時候，參謀們總是這樣說：「葛里夫嗅到了德國人。」

「去！回到你本隊去！監視德國人，並送報告給我！」他大聲地吩咐特拉夫金。

「是！中校同志！」特拉夫金回答說，就又躍上了他的馬。

就在這個時候，其他的偵察員們伴隨着安尼凱諾夫到了野戰總帶所，然後就牽引着一匹沒騎人的馬，去找中尉會合。

特拉夫金就在剛才離開他們的地方，找到了亢奮的布哥爾可夫，他跳下馬，茫然地牛飲着工兵們給他的伏特加酒，然後就在地圖上指出下次司令部應該設置的地點。

「那末，戰爭又從新開始了。」布哥爾可夫看着特拉夫金嚴肅的眼睛說。

偵察員們馳疾着去迎接未知的一切。

工兵們也開始出發，他們悄悄地談着戰爭又將如何重新開始，而戰爭的結束還遙不可見，不過這個戰爭是不會沒有結束的。

「好孩子們！」布哥爾可夫說：「我們寧願做木板小屋（係陣地戰時建築在戰壕裏的譯者註）的建築公司，不願做草屋（係行軍時供路上宿營時住的）的建造隊。」

特拉夫金會合了他的部下，他們是在森林的坡上等着他，那裏距無名河川不遠，河的對面就是敵人構築防禦的地方。

會爬在樹頂上觀察敵人的馬爾欽可從樹上溜了下來報告說：「德國人攜帶着裝甲車和自動砲，在這裏滯了有半點鐘左右，然後他們越過河川，同他們的隊伍會合了；我看見那河川的淺底，這水祇有半裝甲車深。」

偵察員們朝着河川匍匐前進，然後分散地藏入矮樹叢中。特拉夫金打發那小孩子領馬回去。

「沿這條路走，不要把馬全都拉回去，給我留下兩頭再用一天，我明天準還你們；要不

我就沒法送報告。」

然後，特拉夫金也匍匐地爬到他的戰士地方，開始觀察德國人的防禦。戰壕是最近才挖的，尙未全部完成，它的高度僅及在那戰壕裏走動的德國人的肩部，兩道鐵蒺藜防衛着戰壕，一條狹長的長着蘆葦的河川分隔着偵察員們和敵人，有一個敵人站在胸牆上，用望遠鏡觀察着東邊的堤岸。

「我打算把這個小夥子送給希特勒的母親！」

「別胡來！」特拉夫金說：

他觀察着敵人的防禦，是的，那條好容易才看出來的灰色的地上的條紋，是敵人的第二道戰壕，德國人構築防禦的地點，的確不是個壞處所。那西邊堤岸較之東邊堤岸高得多，而且樹林是分外的稠密，靠近小村中分散處的茅屋傍的高地，是個制高點，在地圖上標誌着一六一·三高地，戰壕築得很堅固，自動砲放置在村子的東邊。

特拉夫金突然想起了安尼凱諾夫，但這是一種漠然的倏忽即逝的思想，這好像想起了一個會與自己在短時間裏同坐在一個車廂裏的旅客，他現在早已跳下火車而消失踪影了。

「看！中尉同志。」馬莫齊金輕輕地說：「德國人在散步哩！」

三十多個德國人從林中出現，向着河川走來，然後他們分散開，走進那泥濘的河水裏，睜睜地看着對面的堤岸。

特拉夫金回頭向着他的神槍手馬爾欽可說：

「嚇他們一傢伙！」

一連串爆發般的湯姆槍子彈，在水面上激起了小形的噴泉，德國人趕緊跑向他們那邊的堤岸，不安地注視着周圍，像鵝似的咯咯地叫喚起來，然後平伏到地上。戰壕裏有人來回地亂跑，充滿騷動，發出帶有喉音的命令，那子彈也就唿唿叫喚；按置在小村邊的自動砲，怒吼地接連發出三發砲彈，一會兒後，德國的大砲咆哮起來了。祇少有五十門大砲，每隔三四分鐘，齊向着那個小丘打去，砲彈忿怒地撕裂地面，它的吼聲驚碎了森林的靜寂。

砲聲傳到了前進縱隊——最勁強的那個營——地方，士兵們就停住了脚步，營長姆舍塔可夫和砲兵中隊格里米其上尉都在馬上靜聽不動。

「早已忘掉這個了。」姆舍塔可夫說：「聽不到這種音樂，已經有一個多月了。」

爆炸聲間隔着「定」的時間傳了過來，它好像那正在接近着的命運的步伐之聲。

隊伍稍稍停了一會後就又繼續前進，在大道的轉灣處，士兵們看見一個穿着羊皮大衣的孩子，帶領着很多馬匹。營長就趕緊跑了上去。

「你在這裏幹啥？」

「快！快！」孩子恐怖地囁語道：「在河那邊有很多德國人，但我們祇有十五個偵察員

」。

三

軍事術語上所稱做的「採取防禦」，就這樣地開始了。

前進的各個單位展開隊形，試圖突破敵人的防線，但是士兵們由於無間斷的前進已變得疲弱，加大砲和軍火又告欠缺，作戰是失敗了。因此步兵們除了在敵人的砲火下、在春雨和飛雪下躺在濡溼的地上以外，就一無可爲。電話員們聽到高級軍官們暴怒的命令和咒咀的聲音：「突破過去！護士兵們站起，趕跑德國人！」但當第二次進攻失敗以後，「挖掘工事」的命令傳達下來了。

戰爭變成了鐵鏟的戰爭，在夜間，在德國五顏六色的火箭光亮下，在被德國大砲所燃燒的附近村子的火焰下進行着工事構築。大地被貫穿了無數個錯綜複雜像迷宮般的洞穴和獸窟，立刻，這個地方的整個外貌就被改變了。這裏已不再是長着燈心草、雜草的河傍的森林堤岸，而是一個「前線」，它被砲彈和彈片所撕裂，它被劃分爲若干地帶——那地帶正如但

丁地獄篇裏所描寫的那種赤裸裸的、橫貫着戰壕的、寂然無人的、被怪風所掃蕩着的地帶。當夜間在那曾經是河岸（現在這地方已被稱爲無人陸地）地方傾聽着敵人的偵察員。能夠聽到德國人劈斧子的聲音，德國工兵們同樣增強其前進陣地的聲音。

但是在不幸中也常有足資慰藉的東西，後勤部門是開始到達了。軋軋作聲的雙輪運貨車，運來了砲彈、彈藥、麵包、麥麩和罐頭食品，到最後，野戰醫院、軍郵、供給商店和獸醫站也到達了，它們設置在附近，隱匿於森林中。

砲兵團也到達了，使大家充滿了愉快的自信。當砲彈按放到砲位上，測量好射程後，就向德國的戰壕和戰壕裏的木片房子，射出了猛烈的掩護砲火，這就大大地滿足了士兵們。

一個安靜的生活開始了！這是一個濡濕的生活、一個黏着的、泥濘的、土般的生活，不拘如此，它總是一個生活。而且當軍郵到來以後，那在整整前進一個月裏裝得膨脹的一小包信件，落入到士兵們熱情地等待着的冷而青蒼的手裏時，這簡直就是一個愉快的生活。

特拉夫金讀着他的信。——他蹲在一條挖在長滿燈心草和野草叢中的最靠近河邊的有裂縫底戰壕裏。有一封信是在伏爾加河流域的小鎮上當教師的母親寄來的，另一封是住在莫斯科

科的姊姊寄來的。他母親的信裏鼎沸着一種難言的懇望——希望他不要被殺死。他的姊姊黎娜是在莫斯科音樂傳習所的提琴班裏學習，信裏寫着她的學習是如何成功。她指出她對巴哈和柴可夫斯基會進行了執拗的熟習，——「老柴可夫斯基並不像我素常所想的那樣困難……至於那老德國人巴哈……」等等。——愉快的喋喋不休的閑談，電燈光的熾烈，提琴的柔和光彩，所有這些，真是離得多末的遠呵！說句實話，特拉夫金對於人們到劇場裏去玩，傾聽音樂，耽於戀愛以及孜孜學習，都感到有些微微的不滿。——他，特拉夫金和其他的人，是坐在這裏，是在死的危險中，更壞的是在傾盆的大雨中。

「他們寫些什麼？中尉同志。」坐在旁邊拿着望遠鏡的馬爾欽可問。

「朝着我們自己的道路，慢慢前進吧！——我想，我們就能很快地結束它的！」特拉夫金回答說：

馬爾欽可微笑着點點頭，從望遠鏡裏仔細地監視着德國人的位置。

「德國人好像在移動。」他說：

特拉夫金拿起望遠鏡，看見德國人正拉一門砲到森林外來，他笑了起來，他想起了他姊

姊信裏所說「至於那個老德國人巴哈」的話。

特拉夫金打電話給格里米其。

「看！格里米其！他們正在移動砲位打算直射呢！看見了嗎？在那類屋右面二指遠的地方。」

「謝謝你，特拉夫金！」經常是敏捷的砲手底遙遠的話聲傳了過來。「我們將給他們一大袋砲彈。」

馬莫齊金用頭撥開濡濕的蘆葦走了出來。

「吃一點，中尉同志。」

他給特拉夫金端來了半隻盛在碟裏的燒鵝，這鵝和碟子是用報紙包着的。

特拉夫金和馬爾欽可分吃着鵝肉，但立刻他就發覺到自最近以來馬莫齊金總是經常地拿來各種各樣的珍饈；如同雞蛋、鵝肉、雞肉和酸乳，而這些都不是公家供給的食物。他很想問一下他的偵察員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弄來這些好吃的東西；但是現在由於馬爾欽可正在專心致意地監視敵人，怕因此影響了馬爾欽可的工作，遂將這個打算，祇好暫時放下。

馬莫齊金真是變得神通廣大，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到底從什麼地方會弄來那麼多的雞蛋、肉、家禽、漬黃瓜和酸白菜，一當偵察員們問起他時，他總是伴笑地回答說：

「我自有辦法。」

實際上，這件事很簡單；且也極不體面。當特拉夫金派馬莫齊金把最後留下的兩匹馬去歸還村子時，他並沒把那兩匹馬還給原主，却把它暫時租給了鄰村的一個老光棍，他沒要租金，但規定了一個叫那老漢供給他食物的條件。由於目前正是艱難之時，耕地和播種迫在眉睫，因此那老漢是非常地願意的。

年青的偵察員却欽佩馬莫齊金，驚奇他的聰明，那個漂亮的菲奧卡梯斯妥夫是個最忠誠的追隨者，他試圖模倣馬莫齊金的一切，甚之也留起和他所崇拜的偶像所具有的那樣的鬚子。黃昏時，馬莫齊金總是對那些新來者口述本小隊的歷史——不用說，他總是特別強調他自己的作為，事實上，他對安尼凱諾夫也會用過幾句謙讓的話，予以讚美一番。——這個巨大的西伯里亞人現在已成爲歷史了，已經再也不能沖淡馬莫齊金的名聲了。

馬莫齊金從他秘密的供給來源處拿食物給特拉夫金吃，他並不想藉此以取得隊長之恩寵

，馬莫齊金是個富有判斷力的人，他充份知道他絕不能期望憑藉這種手段，能得到隊長對自己的任何好處。特拉夫金吃鵝肉時，甚之就沒有注意到他到底把什麼東西放進了嘴裏。馬莫齊金之所以加倍地「看顧」他的官長，是由於他歡喜特拉夫金，他欽佩特拉夫金所具有的而正是自己所沒有的品質——充分的責任感，絕對的大公無私。馬莫齊金曾以最大的驚奇觀察過中尉極其精密地來分配他們所領到的伏特加酒，他總是給自己留得比別人要少，他工作得比任何人要積極，而且很少休息。這件事是馬莫齊金所不能瞭解的，他感到中尉總是做得對頭，但同時他又充分知道，如果自己是特拉夫金的話，他將不會這樣做的。

馬莫齊金把他照例的一份「馬肉」——他把靠出租馬而得來的鵝肉、雞肉以及其他珍饈雅稱爲「馬肉」——給中尉後，他就回到偵察員們所住的小屋裏去；在半路上，他險些撞着了師長薩倍欽可上校，這個人是他有意地想避開的，因爲上校對於任何穿非規定制服的奇裝異服者，總是立予懲罰，而他却帶着一頂綠色的庫班帽和黃色的靴子。

在上校的旁邊，站着一個美髮碧眼白膚的女郎，她的頭髮理得和男子頭髮一樣，穿着一件普通的軍裝，佩有一幅下士的肩章；馬莫齊金雖然能認得這一地區裏所有的女人，但却從

來沒見過這個女孩子。薩倍欽同那女孩子談話時，流露出溫柔的微笑。

薩倍欽可上校之對待女性，有如保護者一樣的仁慈，在他的心之深處，深感到前線不是適合于女性的場所；但他絕不輕蔑她們，如像好多人所做的那樣；他以一個懂得戰爭艱苦的老兵之同情來對待他們。

「噢！你好？你喜歡和我們一道在這裏嗎？」上校問道：

「是的，像喜歡其他別的地方一樣。」女孩子含羞地回答說：

「你以為像其他別的地方一樣？不！可愛的孩子，和我在一起，可不是和在別的地方一樣呀！我的這個師，是個聞名的師，是個紅旗師……有誰欺侮了你？」

「沒有，上校同志。」

「好！如果有那一個欺侮了你，你可以直來找我，這裏的女孩子不多，而且我是不讓任何一個人欺侮女孩子的。……可是你怎麼樣？你是否對士兵們鍾了情？」

「我要他們作什麼？」女孩子笑了起來。

「你別打算瞞我，我曾經看見你好幾次和巴拉舍金上尉在一起，要好好注意你的行爲

他說了聲再會，就朝着他的小屋走去，把那個女孩子留在樹下。

一瞬以後，馬莫齊金就站在她的面前。

「小姐，我對你表示最謙遜的尊敬。」

她驚奇地看着他，從頭看到腳。

「偵察員馬莫齊金軍曹。」他把腳跟碰着發響立了正，女孩子微笑起來。

「我過去沒看見過你。」他說：「你是從別一單位調來的呢？還是從天上降落下來的

？」

她笑着，說明她是從另一個師裏調來的。

「妳在那裏和偵察員們交過朋友嗎？」

「我是在後方司令部工作。」

他們並肩地走着，女孩子發着笑，而他則一面以最才氣煥發的風度談着笑話，一面却在策劃着如何把他從來往人很多的道路上帶開。

「請聽從我們的勸告，喀塔遜。」他已經知道了她的名字。「應該永遠和偵察員們交朋友，誰是最能同女性交際的男子呢？不用說，是偵察員，誰永遠有伏特加酒，有好吃的東西和很多的錢呢？當然也是偵察員們，請不要懷疑這個，是偵察員們，明白嗎？你可真真不認識任何偵察員嗎？」他挪揄地伴笑着，並又繼續地說道：「噢！我們有名的上尉巴拉舍金怎麼樣？」

「你怎麼知道的？」她吃驚地問。

「偵察員們知道一切的事情。」

她拒絕同他到森林裏散步，但和他約定過些天去訪問他，起初他因她的拒絕而感到不滿，但立刻這種不滿就消失了，他們很友誼地分開。

馬莫齊金回到小屋後，那種常常表示將面臨作戰的靜肅而緊張底忙碌，使他想起了今天馬爾欽可要帶領六個偵察員去進行偵察。

馬爾欽可剛從前哨回來，他傍着一個鏽了的舊打谷機坐在屋隅寫信。那些將與馬爾欽可同行的士兵們都正在披偽裝的披肩和繫緊手榴彈，他們以特殊的緊張動作着，並瞥視了馬爾

欽可一眼——不該出發了嗎？

馬爾欽可是給住在卡爾科夫的他的妻子和老父寫信。他告訴他們，他是活着，而且活得很好，並指出他的妻子是想錯了，說他在這裏結識了一個女人；他是真正的常寫信給他們，唯因攻勢的進行，使信件的傳遞發生停頓。語句寫得很平常，但在這個時候，看起來像加上了特殊的意義，每一行都脈脈相關，顯得更意味深長。當他在信上簽名時，是很興奮的，然後他把信交給了勤務員，靜靜地說：

「好！孩子們，咱們走吧，一切都準備好了嗎？」

他把士兵們叫進來，注意地檢查了他們，然後問道：

「工兵們沒在這裏嗎？」

從一個相距較遠的屋隅底麥藁堆上，發出一個平靜而愉快的聲音：

「你說不在這裏是什麼意思？工兵們早來到這裏了。」

兩個工兵站了起來，衣裳上沾滿麥藁，他們是布哥爾可夫派遣來的，同他們一起去偵察。

「我是個負責的。」那個約二十歲矮胖的工兵重新發出同樣的聲音說：

「你叫什麼名字？」馬爾欽可問道，很滿意地檢視着他們。

「馬克辛姆可，我是從你的那個地區來的。」

「從那裏？」馬爾欽可問：

「從克果門楚格。」

「是的，靠近我的家鄉。你知道你們的任務嗎？」

「是的，我知道。」馬克辛姆可回答說：「移開德國人地雷，剪掉德國人的鐵絲網，讓你能通過缺口，並能於明天及時回來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會議，我是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好孩子！」馬爾欽可笑着說：「我們走吧！」

他們這一小羣，列成單行，沿着道路邊向前哨出發，在那裏，特拉夫金正等着他們。

四

馬爾欽可出發以後的第五天，馬莫齊金又遇到了喀塔婭，他招待她到偵察員的小屋裏來，在那裏有一瓶農家自釀的伏特加酒等待着他們。

他在小屋的一隅鋪了塊白桌布，擺上惹人的珍饈，并招呼菲奧卡斯梯妥夫和其他幾個戰友一同參加，他自己傍着喀塔婭坐在麥稈上。

當特拉夫金出乎任何人意料以外突然回到小屋來時，正是宴會達到高潮的時候。

由於中尉的出現所引起的混亂，使馬莫齊金得以把酒瓶和酒杯藏起來，說實話，馬莫齊金並不特別歡喜使那女孩子看到他在隊長面前的畏縮，但是他當高興特拉夫金的斥責準會少一些這件事。

中尉瞥視了一下那些伴着一個從未見過的女孩子而聚在屋隅的這一羣，士兵們都跳起來敬禮，但他却靜靜地說聲「隨便」後，就躺到放在遠遠一隅的床上了。他已經有三天三夜沒

睡覺；馬爾欽可在前兩天的夜間應該回來的，可是特拉夫金竟在戰壕裏和鼾睡作着鬥爭而白等了兩天。尤可驚奇的，是兩個工兵也沒回來，雖然他們當偵察隊通過雷區後就應該回來的。這一羣人沒入於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裏了，不見了，而大雨又把他們的足跡也沖洗掉了。

特拉夫金橫躺在法蘭絨的被褥上，墮入於不安的睡眠中。

安靜下來的偵察員們又重飲起酒來，喀塔姬就溫柔地問道：「這是你們的指揮員嗎？他真是那樣的安靜……而且年輕。」

特拉夫金在睡眠中輾轉反側，突然高聲地說道：

『爲什麼你們回來得那麼晚？老廢物！那工兵們也沒回來。我們已經聽了柴可夫斯基的音樂，而你正當這時候儘在外頭，老廢物！』

他以平靜的尋常的聲調說着話，如同保持着充分的知覺，絕不像一個在夢裡說話的人；這是不可思議的，偵察員們感到了不安，就一個跟着一個地溜開了倉庫，祇留下馬莫齊金獨自個坐在白桌布傍。

喀塔姬悄悄地走近特拉夫金，然後停立在他的旁邊，他的眼睛半張着，如同那些熟睡着

的小孩一樣，那褪色的上衣敞開着，一種痛苦難過的表情，深印在他的臉上。

「他真是漂亮呀！」她溫柔地說：

「別弄醒他！」馬莫齊金魯莽地說，但他並沒因此生氣，她從他這句話裏感覺到有和她自己對那個睡眠的人所抱的同樣的溫柔底情感。「我們中尉正煩惱着呢！」馬莫齊金愠怒地解釋說：

是的，這一隊人是完全覆沒了，任何人都認識到了這點。

喀塔妮帶着一種奇怪的激昂的情感，在嚴肅的哀傷心境中，離開了倉庫。當她通過閃耀着春天綠色的森林時，她開始覺到自己的那種心境，不禁感到吃驚和不安。什麼能使她如此地感動——充滿了如此的哀愁和溫柔的愉快呢？再者，她還看到了中尉的簡直像孩子一般的臉。也許她在這裏面已經看到了那種類似于深埋在她心底裏的痛苦——從一個小城市來到前線的女孩子因面對着最痛苦的、殘酷的生活所受到的難治底痛苦。

喀塔妮開始更經常地去訪問偵察員們的小屋，馬莫齊金和其他的士兵就立刻猜透了這個女孩子的感情，馬莫齊金簡直是高興之至，自以爲是中尉日常事務照拂者的他，斷定和喀塔

姬發生甜密的歷史，就能使中尉從他的憂鬱的思想裏解脫出來；因為中尉自從馬爾欽可和他的一組人確已喪失以後，是變得非常的沮喪。

偵察員們互相競爭地招待喀塔姬到小屋裏來，把關於中尉的所有消息都告訴了她，甚至還跑到通訊連去告訴她：「我們中尉已從前哨回來。」一句話，是盡最大可能以促進這件浪漫斯，唯獨祇有一個人對這個計劃毫無所知，那就是特拉夫金自己。

有一天，當他回到小屋時，他看見他睡覺的那個屋隅，被一塊防雨布給遮攔住了，在防雨布後面，有一張真正的床代替了往日舖在麥囊上的氈子，傍邊還添置了一個小桌子，那桌上有一瓶新鮮的雪花草。

「這是怎麼一會兒事？」他問：

「什麼？」布拉齊尼可失天真地回答說：「那是喀塔姬，是那個無線電員對你的關懷，中尉！」

特拉夫金弄得滿臉通紅。

「爲什麼你讓一個陌生人到小隊的指揮部來？」他問道：

布拉齊尼可夫顯出犯了錯誤的樣子，沒有作聲，但馬莫齊金聽見了這些話後，就舉起他的雙手道：

「真是怪人！除了想德國人以外，就不能想別的事，整個時間都在計劃他們的防禦，坐在地圖邊，並把整天的功夫都消磨在前哨上。……」

至於喀塔妮，她起初是被特拉夫金的冷淡和孩子氣的怯羞所沮喪了，因為她是不習慣於這種態度的，她一嚮是被各處所歡迎的人，雖然她知道她之所以易得傍人歡迎的秘密，並非由於她有特殊的漂亮，而僅僅是由於這個事實：就是這裏到處都是男人而僅有很少的女孩。

但立刻她感到了雙重的愉快；他所愛的人不是個普通的人，不！他是個高傲的、堅定的、純潔的人；而這正是他應該如此的；同時當她在他的面前時，一種不習慣的怯羞竟能壓倒了她的，而這種怯羞甚至還引起了她的吃驚；難道她竟能如此嗎？她常常自認爲是個鐵石心腸的小罪人，如像在那進軍生活的忙碌中，把偷偷的接吻和擁抱當作一種瞬息即逝的激動，或者僅僅是爲了打破寂寞的表徵之事——她曾經稱之爲生活過的。

她想起這些事情簡直覺得是一種可恥，但這些已經是離得很遠的往事了。

每天她拿着鮮花和長滿柳絮的柳枝到小屋裏來。這並非由於花的本身帶來——而是她帶來了士兵們寂寞的心所渴求着的甜美的溫柔的芳香。士兵們甚至非難起他們的指揮員對於女孩子的如此淡漠，但同時他們又以他的冷淡爲榮。

有一天軍的情報主任塞美爾金上校到師裏來了；正當喀塔姬把一束鮮花插入一隻藍花瓶的時候，他走進了偵察員們的小屋。他是來看偵察員們在怎樣地過日子，可是他在小屋裏看不到什麼人，除了炊事員、勤務員和這個女孩子以外。

「你是誰？」上校問道：

「是無線電科的茜瑪珂娃下士」她說；

「噢！我以爲你是個賣花女郎。」易怒的上校咆哮着離開了小屋。

之後，他與師長談了很久的話，他們爭論得很文雅，但又毫不含糊其辭。

「你一點也不瞭解你防守地帶的敵人情況。」塞美爾金上校責備着師長：「關於他們的部隊和計劃，你有任何清楚的觀念嗎？」

薩倍欽可抑制着自己，勉力不使笑出來。

「我如何能够知道？一個師長甚之對於自己部隊中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並不常常知道，他如何能知道敵人在做什麼呢？我派遣了我的偵察員出去偵察，但是他們再沒回來，對你來說，九個人並不是一會事，你是軍裏的，但是我是在較小的規模裏，而且對我說，九個人的損失，就是個巨大的損失，我在作戰裏已經喪失了極多的偵察員。」

「這是實話。」塞美爾金上校回答說：「但是你去看看你的偵察員在幹什麼吧。我去過他們的小屋——沒有一個人在那裏，連勤務員都不知道他們到什麼地方鬼混去了。真的，那裏，那裏有一個女孩子在擺弄花呢！真是一首充分的田園詩呢！但是你的調查軍官剛剛告訴我，他收到了一個對你的偵察員們的重大控訴。是的，上校同志，你是不知道這個的，但是我要知道。不知是那村，反正有一個村提出了這個告發，這正是偵察員們工作做得不好的理由。」

薩倍欽可上校下令召呼調查官進來。

姚斯金上尉立刻走了進來，他有一張平淡、溫和、微麻的臉，一個像圓屋頂般的大禿頭。

。他評述了關於鄰村所提控狀裡的事實，其大意是：偵察員們未經批准，獨斷地動員了十二匹馬，但後來他們祇歸還了十頭。

「你根據什麼知道是我們偵察員幹的呢？」

調查軍官並沒有被師長威嚇的表情所挫折。

「這一點現在還沒有完全弄清楚。」他說：

「那末你就去調查明白再來報告我，回去吧！」

調查軍官出去後，師長疲倦地告訴塞美爾金道：

「好！我們打算派遣一組偵察隊到敵佔區去。但是你得設法給我補充些偵察員。」

商量結束後，薩倍欽可就離開了茅屋。

「我馬上就回來。」他對在門口忙着立正的勤務員說：

他朝着緩緩地迴轉着的風磨走去，走到散在這一帶的一所小屋前，向那站在門前的勤務

員問道：

「是偵察員們的？」

「是的，上校同志。」士兵回答說，然後他回過頭向着裏面喊道：「立正！」

小屋裏沙沙作響，師長偷看了勤務員一眼，有八個偵察員在薄暗的光亮下站着立正。有一個屋隅遮掛着一塊防雨布，上校就靜靜地走到那個屋隅，拉開防雨布，他看到了喀塔妮，她也站着立正。在一個小桌上，擺着一隻插有鮮花的花瓶，兩側放置着書籍和筆記本。

師長忿怒的凝視變得稍稍緩和了一些，他探索地瞧着喀塔妮。

「你在這裏幹什麼？」他問，然後他向着那個跑過來報告的值星軍官問道：「你們的隊長在那裏？」

「中尉在前哨。」

「當他回來時，叫他到我地方來。」

他走到門邊，看了下周圍。

「喀塔妮，你願留在這兒？還是願意跟我一齊走？」

「我願跟你走。」喀塔妮說：

他們一齊離開小屋。

「你爲什麼這樣困苦？」上校問道：「這件事並不壞，特拉夫金是個好孩子，而且是個好偵察員。」

她沒有作答。

「什麼？掉到情網裏去了？好得很，布拉舍金上尉怎麼辦？摔了他嗎？」

「我和他沒相干！」她說：「毫無關係，那是亂彈琴！」

上校口中喃喃地自語了一番，然後探索地凝視下她的低垂的睫毛問道：

「特拉夫金怎麼樣？歡喜我和你打賭嗎？一個美麗的女孩和鮮花……」

她沒說什麼，於是她了解一切了。

他被亘古以來就有的單戀悲劇所感動了，而這個單戀却是體現在帶着下士肩章的剛生羽毛的小鷄身上；這裏，在戰爭的洪爐裏，年青人的戀愛，正像被鱷魚所要噬吞而掙扎地撲動着翅膀的小鳥一樣。於是上校微笑起來。

他們遇到了軍部的軍醫助手烏蘭蒂苗娃，上校就約她和喀塔妮到他那裏去喝茶。

在上校小屋裏，醫生和喀塔妮在勤務員幫助之下，忙着準備茶，肥大的茶壺開始咕咕地

沸騰，他們也就靠着桌子坐下，在太陽下，愉快地閑談起各種事情。

不一會，特拉夫金走了進來。

「坐下。」上校招待他道：

喀塔妮害怕上校會拿她對特拉夫金的事來同她開玩笑，但結果竟毫無涉及這個話題，當會話轉談到關於馬的事，喀塔妮怯羞地瞥視着中尉，瞥視着他那嚴肅的年青的臉龐，並靜聽着他的清楚的，公事式的回答，雖然他們所談的內容，她並沒理會得。

「他要我這樣的人幹什麼？」她痛苦地想：「他是如此地聰明而嚴肅，他的姊姊是個提琴家，而他——他將成爲科學家，而我？僅僅是個和其他千百萬人一樣的普通女孩子。

從特拉夫金方面說來，他對於喀塔妮對他的感情之真實性質，是絲毫也沒體會的，她所做的一切，祇是擾亂和麻煩了他。出乎意料之外的她的來訪小屋，對他的舒適之多餘的注意——所有這些，祇使他感到是一種愚痴、強求、甚之是一種無禮。他在偵察員們之前，實在感到棘手，因爲祇要當她一來倉庫，這些偵察員就互相交換着有意義的眼色，並且拙笨地打算把他們倆個獨留在屋裏。

遇見她是在師長的屋裏，而且是坐在茶壺傍，實在使他感到驚愕；尤其當上校開始談到馬時，特拉夫金所立刻意識到的是：喀塔姬從偵察員們地方打聽出這件事，並且給他找來了麻煩。

他簡略地說明了事情的經過，於是上校就立刻想起那些前進日子：無休止的前進，短促而猛烈的衝突，以及在三月裏，他站在毀壞的道路上諷刺地斥責過偵察員們。因此，瞬息之間，在薩倍欽可上校的狹窄的灰綠色眼裏，滿意地看到了那第一次大戰中的老偵察員薩倍欽可伍長。

「好孩子，特拉夫金。」

然後上校又問道：「你真的把馬送回去了嗎？」

「我真的送回去了。」特拉夫金回答說：

門上有人敲門，立刻，巴拉舍金上尉出現在門檻上。

「有什麼事嗎？」薩倍欽可不高興地問道：

「上校同志，你沒叫我嗎？」

「我在三小時前叫過你的，塞美爾金和你談過嗎？」

「談過了，上校同志。」

「準備好了嗎？」

「我們打算派遣一隊偵察員到敵佔區去。」

「誰率領？」

「特拉夫金，在這裏的這個人。」巴拉舍金懷着惡意回答說：

他是誤解了他的部下了；特拉夫金連眼皮也沒閃一下，烏蘭蓓里茜娃安靜地在茶壺裏又注滿了茶，她不了解這話裏到底有些什麼問題，而喀塔婭也是料想不到這些話會與她的愛情之運命有直接的連繫。

現在祇有一個人看透了上尉，那就是師長，但他沒有理由可以不同意布拉舍金，毫無疑問的，特拉夫金是最適宜去率領這次非常困難的作戰的。

「很好！」師長說：然後他打發布拉舍金回去，

特拉夫金沒待多久。

「很好，去吧！」當他站起來時，上校說道：「要作充分準備。這是一個重大的任務呢！」

「是的！上校同志。」特拉夫金說完後，就離開了小屋。

上校傾聽着偵察員退去的脚步声。然後抑鬱地說：「真是一個好孩子。」

自特拉夫金離去後，喀塔妮就再也坐不下去了。不久她向上校說聲再會也就告辭了。這是個暖和的月夜，森林被深沉的靜寂籠罩着，祇有遠遠的爆炸聲、獨行的卡車輪聲和聲音，不時地驚破了靜寂。

喀塔妮很愉快，她感到特拉夫金要比往常更和藹的看她，她深覺這個有權威的師長對她總是那麼和藹，他確能說服特拉夫金，使他深信她到底不是個如此壞的女孩子。於是她彷彿着通過了浸透着月光的夜帷去找她的所愛，她反覆地囁語着古風的語句，簡直如在囁語着她不會讀過的「雅歌」中的詩句。

五

「你好！中尉同志。我是伊凡·瓦薩里米其。安尼凱諾夫軍曹，你的偵察員，第一小組組長。告訴你：我現在很好，希望你也很好。在醫院裏，他們替我取出了埋在大腿肉裏的子彈。離開醫院後，我被送到了後備團裏。起初，這裏簡直比那裏更不好，因為食物比前方更壞，我是歡喜吃好的，我是吃慣了前線口糧的，同時，我還整天價得受教練和全部從頭開始學習條令，還得跑步，喊「烏拉」；不用說，這裏沒有德國人，也沒有軍火供射擊用；還有一件事，他個拿走了我的瓦爾特連發手槍，你記得的，那是我繳自德國隊長的，我會用黑布蒙住了他的眼睛。我跑到這裏的營長處去申訴這個不平，可是他說：依據條令軍曹是不允許帶手槍的。當我告訴他我不是一個普通軍曹，是一個偵察員，應該佩帶二百枝這樣的手槍，可是他沒理睬我。接着，我被調到一間附屬農莊裏，生活得像一個富裕的集體農莊的農民，我有一切東西——酸乳、牛油、各色蔬菜，特別由於我是個負責的，像那集體農莊的主席一

樣，因此，我們就整天幹耕地和播種的事情，到了黃昏，我有一頓好晚餐，有牛奶喝，然後就躺到皮床上，我所住的那家女主人丈夫已在戰爭第一年被德國人殺死了，可是她還總是常到這裏來。而我總老是想念着你，中尉同志和我們小隊的其他戰友，還記憶着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特別是你，正在倍覺困難並流着你的鮮血爲我們的祖國而戰鬥，一想到這事就使我感到慚愧。我請求你——中尉同志和薩倍欽可上校談一談，也許他能够發出一紙請求書，那麼他們就可以讓我回到你的地方。總之，不和你在一起，我在這裏是再也待不下去了。不能和你在一起直到戰爭結束，而且像一個富裕的集體農莊農民一樣地住在這裏，我感到是種羞辱。如同你把我從德國人手中救出來一樣，希望你能調我回去。向你和全小隊戰友們致敬。

「伊凡·瓦薩里米其·安尼凱諾夫」

特拉夫金微笑起來，當他一遍又一遍地讀信時，他被信所感動了。他簡直看見了安尼凱諾夫如同站在他的旁邊一樣，並且覺得如果現在有他在旁邊，那將是如何的好呀！他以略似于藐視的眼光，看了下正睡着的他的部下，并在心裡把他們與不在此處的安尼凱諾夫比較了一下。

「不小」特拉夫金心裏想。「這是不能作比的，他們還沒有具備十足的勇氣，沉着的思想清晰的頭腦。在安尼凱諾夫的字典裏是沒有「恐慌」這個字的。馬莫齊金是勇敢的，可是他缺乏充分的常識，而且他自私。貝可夫很有理解力，但有點兒過分，有時清醒的理解要比怯懦還更壞。布拉齊尼可夫的獨立負責精神還不够充分，雖然他已經有相當的成功。塞米約諾夫和其他的人——究極說來，他們還不是個偵察員。馬爾欽可——他應屬於很好的一類，但，顯然的，他已經被打死了，我再也得不到他的重返。」

特拉夫金被這種痛苦的思想所包圍——他的這種對偵察員們的想法，是不大公平的，是由於被安尼凱諾夫的信所引起的情緒，使他用有色眼睛來觀察他們。——他離開了小屋，走到外面寒冷的黎明裏，然後他走向濡濕的堤岸，那裏是他所愛的地方，用來作偵察員們戰術訓練的場所。

這個地方是他能以模造前線實際狀態的場所，那堤岸傍橫有一條被已經發綠的垂柳懸垂着的廣闊河流。一條由偵察員們挖掘的淺淺戰壕，是特爲供教練之用的，另有一道鐵蒺藜是用以表徵敵人的前線。

每晚，特拉夫金率領他的偵察員們到這個「作戰舞台」裏來。他以其特有的剛愎驕使他們通過冰冷的溪流，讓他們割斷鐵蒺藜，用工兵長長的測雷器，探測不埋地雷的地方，然後跳過戰壕。昨天，他又想起了一個新計劃。他讓幾個偵察員站在戰壕裏，讓其餘的人盡量不作聲的爬過去，以之使他們習慣於無聲的活動。他自己也同樣地坐在戰壕裏，傾聽這種夜間行動的聲音。但是他的心思，並不在這裏，而是在真正的敵人前哨上，在那裏，德國人已經得以設置了一個堅強的土木工程防禦體系，這是他即將必須通過的地方。

除此之外，小隊得到了新的補充——十個新偵察員；因此，他除了爲未來的作戰須對偵察員們進行特殊的訓練外，還得訓練新來的戰士；同時，他還得在前哨上對敵人進行每日監視，來諳知敵人的慣例和動作。

這種無休息的緊張的工作，漸漸地使他變成極端的易怒，在過去，他對偵察員們的小錯誤，總愛閉住眼睛放任過去，可是現在他對於犯了極小錯誤的士兵也要加以處罰了。第一個受到處罰的，就是馬莫齊金。特拉夫金極嚴厲地查問他究從那裏得來所有這些好吃的東西，馬莫齊金支吾着說是農民們送他的。但特拉夫金罰了他三天禁閉，並且說：

「讓老百姓從你地方得到三天的安寧。」

至於喀塔婭，他曾文雅而堅決地要求她目前——他說的是目前——不要來小屋，真的，當他看到她受驚的眼睛時，他簡直感到很棘手，甚之想取消自己的要求，但他終于沒有這樣做。

最使他激怒的事情，是那個從喀山附近來的高而漂亮的小夥子非奧卡梯斯妥夫的意外事件。

這是個雨天，特拉夫金決定讓戰士們休息一陣，早晨，他離開小屋到木片小屋裏去，在那裏，翻譯員利文給他上德語課。在風塵傍的叢林裏，他突然發見了那個高大的非奧卡梯斯妥夫在如注的大雨下，脫得祇剩一條背心，躺在草地上。特拉夫金吃驚地問他在這裏要做什麼，非奧卡梯斯妥夫跳了起來，很困惑地說：

「我在洗冷水澡，中尉同志，我在家時老是這樣的。」

但在當天夜間，當偵察員們練習如何無聲地行動的時候，非奧卡梯斯妥夫竟大聲地咳嗽起來。起初，特拉夫金並不注意這件事，但當他聽到了第二次的咳嗽聲後，他明白了一切。

當然，非奧卡梯斯安夫已從老偵察員們的談話裏知道一個害咳嗽的人是不能被帶去偵察的，因為他可能出賣大家。

在他短短的整個生活中，特拉夫金從未感到過有如此的激怒，他用了極大的努力，才控制住自己沒用槍來射擊這個高高的、漂亮的、卑鄙的、可鄙之人——他是正站在月光下許多偵察員的驚愕眼光前。

「這就是你爲什麼要洗冷水澡！你，卑鄙的懦夫！」

第二天，非奧卡梯斯安夫就被革除出隊了。

太陽昇起來了，這是應到前哨去的時候，於是特拉夫金就率領兩個偵察員，沿着他經常走的道路，走向世界的頂點——河邊。

當他們前進時，天空好像起了變化——它變得沉重而緊張，不像往日所習慣了的那種地球的氛圍氣，而是某種巨大的不可知的惑星的大空。機關槍的巨大吼聲……白砲彈的震耳欲聾的雷鳴聲……然後是出現了孕育着暴卒的嚇人的靜寂……偵察員們披着綠雨布，排成單行，經過被砲彈粉碎的樹木，經過砲位，一步步地走近戰爭。

在第二營的戰壕裏，特拉夫金遇到了馬莫齊金，他是在禁閉室裏被關了三天後，作為觀察哨的哨兵，被特拉夫金派遣到這裏來的——爲了使他「接近敵人，遠離開小鷄」。他見了中尉，趕緊靠攏腳跟立正，並把他二十四小時以來觀察敵人的圖形和記錄提交給中尉。

特拉夫金通過潛望鏡從一個機槍陣地觀察着敵人的崗哨。營長姆舍塔可夫上尉和砲兵隊長格里米其常常到這裏來和他相見，他們倆人都已知道即將到來的偵察作戰，因而有相當的激動，他在他們的眼睛裏看到有一種抱愧的表情，好像說：「你勢將離此而去，但我們却坐在很安全的木片小屋裏」；他們的殷勤，他們經常熱心的援助，使他感到不快，他竭盡全力來反對他們的這種想法——好像宣告他要死亡。他細眯着眼睛看着潛望鏡笑了起來，並且自思道：「戰友們！你瞧着吧，我一定要比你們活得久。」

他並不希望他們不幸，相反的，他是非常地喜歡他們倆人的，姆舍塔可夫是個年青美麗強壯的人，而且是師裏最好的營長；至於那個砲兵隊長，他在任何情況下那種有禮貌有秩序以及非凡的數學天才，更特別地迷惑了特拉夫金。他的砲兵中隊常以標準最正確而馳名，德國人是既怕它又恨它，同時格里米其還常常整日價的待在戰壕裏，以永恆的憎惡監視着德

國人，因此就常能供給特拉夫金以最有價值的情報。從格里米其身上，特拉夫金可以看到他熱忱地忠誠於自己的職務，絕不考慮自己的利益，而祇考慮自己手上應做的工作。——這也是特拉夫金從來被如此地教育過來的——而格里米其也是屬於受過這種教育的人。他們倆人相互道及對方時，親暱如親戚，而且實際上，他們雙方就是同種類型的，這種類型的人，相信真理，並能爲真理而犧牲其生命。

特拉夫金緊張地凝視着德國人的戰壕和戰壕前的鐵絲網，把地上最小的凸凹處，敵人機關槍火力方向以及交通壕裏的不時活動都牢記在心。

他帶着一種近於羨慕的情感，看那鴉羣自由地在敵我的前哨間翔飛；對它們說來，這裏沒有恫嚇的防禦，祇有它們才能够發見德國人那面所進行的一切。他幻想着變成一隻能說話的烏鴉，一隻偵察烏鴉，甚至如果祇有他一個人能變成烏鴉的話，他也將愉快地犧牲其人間的外形。

監視着敵人，錄下各種記錄，直到腦袋發暈，特拉夫金才留下了偵察員來繼續觀察，自己就到姆舍塔可夫的木片小屋裏去了。

年青的排長們都聚集在這裏，他們剛剛從訓練學校裏派到這裡，穿着新軍裝和寬大的帆布長靴。他們突地停止了騷鬧的閒談，用尊敬的肅靜來向他致意；特拉夫金靠着桌子坐下，感覺到他們好奇的眼光，於是他的思想就轉想到他們，轉想到他們的命運。

他們的享年，常常是極其短促，他們長大了，到學校裏去，有他們自己的希望、快樂和煩惱——然後在一個濃霧的清晨，爲了作戰，他們將把他們的戰士叫起來，然後他們又將騎到濡濕的土地上，再也起不來了。有時候，戰士們甚至都不能用溫和的語言來憶談起他們——戰士們知道他們實在是太短促了，戰士們把他們看成陌生人一樣，在這上衣下跳動的究竟是種怎樣的心呢？在這光滑的年青的額後，究竟藏着怎樣的思想呢？

特拉夫金的年紀正和他們相彷彿，但他覺得較之他們爲大，并且覺得自己已幹了一番事情是值得愉快的。如果他死了，他的戰士們將會感到難過，甚至師長也將會思念及他，「而且那女孩子」，他突然地想：「那喀塔妮！」

在他自己可能死亡的前夕，他以謙遜和一種同情，凝視着這些年青的軍官們。

其中有一個青年，他的藍色大眼睛經常注視着特拉夫金——因爲他一見特拉夫金就被時

拉夫金給魅惑住了。這個青年看着特拉夫金的眼睛說：

「請你帶我走，我樂意參加你們的偵察活動。」他是用的「樂意」這兩個字；特拉夫金微笑起來。

「好得很，待我問聲師司令部再讓你來參加，我的人數就很不夠。」

當他到達司令部時，他真的向葛里夫提出了這個要求，葛里夫表示同意，並且用電話向團裏下達了這件事所必需的指示底命令。

如是，現在小屋裏就收納了一個梅西車爾斯基中尉——一個細瘦的藍眼睛的穿着帆布長靴的二十歲的青年。他有幾本書放在小皮掛包裏，當他有空時，他就讀詩給偵察員們聽，這些偵察員們都坐在小屋的薄暗光亮下，傾聽着詩句的調和的旋律，驚訝着詩的藝術和梅西車爾斯基的充沛精力的激昂的情緒。

當特拉夫金不在屋的那天，喀塔姬來訪小屋，梅西車爾斯基就有禮貌地招待她，和她握手，請她坐下。偵察員們很歡喜這件事，因為這引起他們的快樂，雖然他們對於這種普通的禮儀形式是早已不習慣了。

有一次，梅西車爾斯基向特拉夫金提起關於喀塔姬的事情來：

「這是個好女孩子，那個無線電員。」

「你說的是誰？」

「喀塔姬，舊瑪珂娃，她常到這裏來。」

特拉夫金默不言。

「什麼？你不認識她嗎？」梅西車爾斯基問道：

「我認識她，你覺得她好在那裏？」

「她是很親切的，她替偵察員們洗衣裳，他們把家信念給她聽，把他們所有的消息告訴她，當她來時，大家都很歡喜，而且她唱得很好！」

另有一次，梅西車爾斯基突然地以他特有的熱情喊叫道：

「她愛你，真的，她愛你，你說你不會注意到？這是十分明白的……我爲你而非常高興

。 特拉夫金勉作微笑。

「你怎麼知道的？她告訴了你？或者？」

「不！她爲什麼要這樣做？我自己看得出，我告訴你，她是個了不起的女孩子。」

「噫，她對誰也愛。」特拉夫金冷酷地說：

梅西車爾斯基顯得很痛苦，叫喊道：

「你怎麼能這樣說，你怎麼能這樣想，這不合乎事實！」

「夜間教練的時間到了。」特拉夫金打斷了這個話題。

梅西車爾斯基對他的教練顯得非常認真，他在教練中感到一種簡直像孩子般的喜悅，他匍匐着直到他精疲力竭，他大胆地跳進冰冷的水裏，並且準備整夜地來傾聽偵察隊工作的無窮盡的故事。

特拉夫金越來越愛梅西車爾斯基，他誇張地看着這個藍眼睛的青年，並且心裏想道：「他是個天生成的偵察員。」

六

「明天晚上，我們就要出發，希望這是一個漆黑的夜晚，這對偵察說來，是件重要的事情。」馬莫齊金在年青的偵察員面前耍弄着說。

他喝醉了酒。特拉夫金有鑒於即將到來的偵察作戰，曾減免了他的放哨任務讓他休息，可是馬莫齊金就立即利用這機會又到「他的」年老的鰥夫家去。當他回到小屋時，帶來「一罐蜂蜜，一瓶農家自燒的伏特加酒，一罐牛油，雞蛋和三公斤香腸；當老漢對他所要求的納貢數量表示小心翼翼的抗議時，他揮着手輕蔑地說：

「不要緊，老漢，十分的可能你不會再見到我，自然，我要直去天堂，如果我在天堂碰到了你的老婆，我準告訴他你真是個好人，不用再吵了，這可能是你最後一次給我東西。……」

考慮到這是個非常情況，馬莫齊金甚至決定了暴露他的「供給基地」的秘密。他是同員

可夫和塞米約諾夫一齊來的，他把食品交給他們拿着，並微笑地帶着自滿的心情不斷地問道

「嘿！你覺得怎樣？」

塞米約諾夫對於馬莫齊金不可思議的、簡直是魔術般的好運道，表示不勝羨慕。

「好得很，你怎麼能有這樣本事？」

但貝可夫懷疑到其中必有緣由，絕非簡單的事，遂躊躇地說道：

「馬莫齊金，要注意，會被中尉發覺的。」

當他們經過老人的田野上時，馬莫齊金斜眼的看了下帶上馬具正在犁地的「他」的馬；這兩匹馬由老漢的兒子，一個靜默的駝背的呆子和他的乾女兒——一個高高的美麗女人駕驅着。

馬莫齊金看了下那匹帶着白星的巨大栗色馬，重想起來了那馬是屬於那個怪老太太的，他們的小隊曾在她家裏休息過一陣子。

「她一定要把我們從頭罵到腳，這個可愛的老女孩！」這個思想突地閃過他的腦際，而

在很短的一剎間，他感到了一種像刺般的自咎，但在現在，這些都不是重要的東西了；在眼前面的，就是出發偵察，而且誰能說明它將如何完結呢？

馬莫齊金走進小屋，看見特拉夫金傍着一台舊打穀機坐着，手上拿着鉛筆，正在着手寫信給他的母親和姊姊。馬莫齊金的臉立刻變得發青，他靜靜地走近中尉，一種罕有的胆怯閃爍在他的眼睛裏，特拉夫金吃驚地看着他。

「中尉同志。」馬莫齊金說：「我們是否要帶一架報話機？」

「是的，布拉齊尼可夫馬上就會拿一架來的。」

「帶一個無線電員？」

「我可以自己發報，沒有帶無線電員的必要，不然，我們就得帶上一個怯懦的或愚蠢的人，不！我們可以自己來辦，我稍稍懂得一些無線電。」

「噢！……」

顯然的，馬莫齊金再沒有可說的話，但他仍躊躇地：

「中尉同志！」他說：「你想吃些豬肉香腸嗎？」

他期待着中尉因他「又掠奪羣衆」而予他立時的處分，但是中尉却簡略的說聲謝謝，拒絕了他的提議又重新寫他的信，於是馬莫齊金就下定決心，他的聲音也就立刻發起顫來，他哀懇地說：

「中尉同志，不要寫信。」

「什麼使你難受？」特拉夫金吃驚地說。

「完全一樣在這裏！當馬爾欽可出發前就在這打穀機上寫過信，這是個不好的朕兆，我們漁夫在家時，是相信朕兆的，坦白的說，這是完全靠得住的。」

「別信那胡說！馬莫齊金，這祇是老太太們的故事。」特拉夫金溫和地嘲笑著說：

馬莫齊金走開了，特拉夫金就又拿起鉛筆來，但就在這一瞬間，他的眼光落在放在靠近門口的一堆黑黝黝麥藁上；在它的一端上，放有一隻小小的由於日久使用被汗和雨濡黑的背囊……那是馬爾欽可的床位。

特拉夫金終于沒寫成信。布拉齊尼可夫帶來了一座小報話機，後面跟着師通信連絡主任里卡柴夫少校、喀塔娜和兩個其他的無線電員。里卡柴夫又重新說明密碼地圖和表格的用法。

「看！特拉夫金。那地圖是劃分成好幾個小方塊的，敵人坦克的代號是四十九，你打算報告敵人的坦克是在這個地區，那你就說：四十九、方塊，壯牛四頭，如果是步兵，你就說二十一、壯牛四頭等。」

他們直練習到最後，又決定了偵察隊的呼號是星，師的呼號是地球。

充滿秘密意義的奇怪的言語，在靜寂的小屋裏響徹着，偵察員們打着不意的顫抖。靜靜地圍站在里卡柴夫和特拉夫金的周圍諦聽着。

「地球！地球！我是星，我是星，二十一、水牛三頭。二十一，水牛三頭，完結。」

里卡柴夫也激動地用嚴肅的聲音回答說：「地球找星講話。地球找星講話，我聽明白了，我覆述一遍，二十一、水牛三頭，完結。」

「星找地球講話，對，繼續，四十九，老虎兩頭。」

神密的諸遊星間的會話，在薄暗的小屋裏繼續着。那些諦聽着的人們，覺得他們好像已真正的漂渺于太空之中。

當里卡柴夫要離開時，握了握特拉夫金的手說：

「你也許仍然需要一個無線電員吧？我地方有些好的青年，他們要求去參加偵察，今天我甚至收到了一封志願書。」他頗感困惑地微笑着說：「是下士西瑪阿娃呈提的——她想同你一起出發。」

特拉夫金現出不愉之色。

「呵！不！少校同志。我不需要任何無線電員，我們不是到公園裏去散步。」

喀塔妮聽到了這個魯莽的拒絕後，就立刻跑出小屋。她痛苦地怨恨特拉夫金輕蔑的言語，她想：「這傢伙真是個多末可怕的粗魯人，祇有蠢貨才能愛上這樣的人。……」

當他經過布拉舍舍金上尉的木片小房時，她放慢了脚步，「爲了怨恨，我要進去。」她以一種突然的賞識，回憶起上尉會如何地追求過她，他的如蜜的語言，他的彬彬禮儀；他的顫動的次中音，他的愛情的言詞——雖然是那麼十足的陳腐，但却被一顆寂寞之心所永遠歡迎，甚至當她想起他的抄滿詩和歌的厚厚本子時，她也感到溫暖。關於這個人的所有一切，原本是很普通的、簡單的，而且是平淡無奇的，但在這一瞬間裏，這些東西好像正是使她愉快的東西。

她走進了木片小房，布拉舍金帶着幾分驚奇而又歡喜的微笑來迎接她，這時，他的心裏閃過一種思想：現在特拉夫金正要出發，而這個美麗的女孩子是決意不讓他走——至少是不讓他從她的手指縫裏滑掉。那本常用的抄有電影和感傷的浪漫故事中的歌曲底本子拿了出來，但是喀塔姬今天沒有唱歌的情緒。

布拉舍金用一切辦法打發翻譯利文到房子外去，當最後利文終於離開房子後，布拉舍金就以顫抖的手擁抱住喀塔姬；可是喀塔姬却突然的被一種如是的嫌惡所壓倒，她推開了他，跑到嚶嚶的森林裏來，永不！永不再有這樣的事情，像這些本是「習常」的事情。但現在對她說來，却變成是完全相異的事情，而且是可嫌的事情了。她的眼睛裏充滿了眼淚。

亦正當其時，特拉夫金遇到了一件最不愉快的會談。

那個靜默的、煩瑣的、有微麻的調查軍官姚斯金上尉來到了小屋；在這個會話裏，可毫不含糊，絕非如在遊星間那樣的飄渺隱約，那上尉傍着特拉夫金坐在防雨布的簾子後，開始詳細地詢問爲什麼和在什麼時候動用了羣衆的馬；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他們送還了馬，但是爲什麼那張收據沒有退回……；

特拉夫金不快地但很詳細地敘述着一切事情的真實經過，當被詢問到收據時，他停了一刻，試圖追想清楚，呵！是的，他曾經留下了二匹馬到第二天，後來才派馬莫齊金把它們送回去的，於是他喊馬莫齊金，可是他投在小屋裏。姚斯金上尉說他準備以後再來；當他離開小屋前，他一如非故意地向周圍看了一下，他看到了馬莫齊金床上的白桌布，而其他人的床上都罩的是防雨布。不過他沒說什麼就出去了。

當馬莫齊金回來時，特拉夫金就把他叫到面前，但一轉念間，他又不想問他關於馬的事實了。畢竟，馬莫齊金要同他一塊去作偵察。他只問了下在這兩個鐘頭裏他在那裏就完事了，馬莫齊金說是同工兵在一起，會話就這樣地結束了。

特拉夫金同梅西車爾斯基出發去訪問布哥爾可夫，在路上，梅西車爾斯基好像煩惱着某種事情，突然地，他爆發地說，

「特拉夫金，你願意嗎？我去叫喀塔妮來，你不注意任何事情，可是我卻注意到了，我不禁替她難過，當她跑出去時，她是極其煩惱的，你不應如此地傷害她。」

他領着極其怯羞的喀塔妮到了布哥爾可夫的木片小房裏，她還可以看到特拉夫金的有罪

的樣子。

對喀塔娜說來，這是個充滿燃燒着希望的、有生氣的黃昏，對特拉夫金說來，這也是極其意外的愉快中過去的。

愉快的閑談，突然被氣喘的布拉齊尼可夫的闖入小屋所打斷了，他的眼睛閃耀着光亮，他忘帶了帽子，他的幾束亞麻色的筆直的頭髮，垂在前額上。

「中尉同志，找你有事呀！趕快來，你就能看到……」

在小屋傍，充滿興奮的喧鬧和騷動，偵察員們跑來找特拉夫金說：

「瞧！誰來囉？」

特拉夫金停住了脚步；機警的眼睛閃耀着光亮，張嘴大笑的安尼凱諾夫走來找他，他不敢擁抱他的中尉，困惑地一步一步的走了近來。

「中尉同志，你看，我回來囉！」

特拉夫金驚愕地凝視着他，說不出話來，立刻，他感到有一担重荷從他的肩上卸下來了，在這一瞬間，他發覺到在那過去幾週內會引起他作過鬥爭的那種懷疑與不安是如何的落深。

「你怎麼來的？你是真的回來呢？還是到別的單位裏去路過這裏呢？」當他們最後傍着小桌坐下時，特拉夫金問道：

「我是被派到別的單位裏去的。」安尼凱諾夫回答說：「我已調出了訓練隊，我到這裏來是打算看看小隊和我的中尉，我遇到一個從我們師裏來的戰士，他告訴我說你仍在原處。」他靜默起來，最後微笑了一下：「我想，我祇要到了這裏，我們就能見面。」

一杯伏特加酒和幾樣食品用來款待安尼凱諾夫；當他一面愉快而斯文地慢慢吃着，一面感謝着炊事員齊林在每個碟子裏都盛滿了農家風味的豐饌時，特拉夫金高興地緊緊的凝視着他。安尼凱諾夫然後又以同樣的不急的態度訴說他如何播種完後備團的耕田後，他提出要求派往前方的請求書，以及他被派到步兵團裏去的事情。

「那麼，你是正要到德國佔領區去？」接着他問中尉道：「誰和你一同去？」

「梅西車爾斯基二級中尉、馬莫齊金、布拉齊尼可夫、貝可夫、塞米約諾夫和戈爾布。」

「馬爾欽可呢？馬爾欽可在那裏？」

他看到了戰友們陰沉的臉，他就默不作聲了。他知道了事情的底蘊，他小心地擱開盤子，燃起根紙煙。

「噫！他是個好小夥子！」

一陣暫時的靜默，然後特拉夫金從他的眉毛下瞥看了安尼凱諾夫一下。

「你打算怎麼樣？」他問：「和我一起工作呢？還是仍到你被派往的團裏去工作？」

安尼凱諾夫沒有立即回答，雖然他沒有看一下別人，但他能夠感到戰友們都在緊張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我願意和你一起工作，中尉同志。」他說：「但是那須得叫他們通知我的團裏，那末我安尼凱諾夫軍曹就不是個開小差的了，你明白，這是法定的手續。」

馬莫齊金立在門道上，心裏交織着欽佩和羨慕，傾聽着他們的會話；祇有安尼凱諾夫做起事情來才能這樣，在這一瞬間，他決心要成爲安尼凱諾夫。

這時，安尼凱諾夫正在看着他的周圍，看見防雨布鋪在麥囊堆上，一堆手榴彈放置在屋隅，湯姆槍掛在釘上，短刀掛在戰士們的皮帶上，他鬆了口氣，覺得他又回到了家裏。

當特拉夫金平靜和藹地展開地圖，正打算向安尼凱諾夫說明這次活動的任務和計劃時，突然司令部通信員出現在門道上，召喚他去見師長。特拉夫金就讓梅西車爾斯基照料安尼凱諾夫，自己前去趨調師長。

師長的小屋顯得微暗，薩倍欽可上校是生病了；他躺在窗子旁的床上，聽着參謀長的報告。

「你穿着草鞋！」他首先注意到了特拉夫金穿着與平常不一樣的鞋子。

「上校同志，我們早穿慣了這種鞋子，塞米約諾夫是利森人，他替我們全隊的人編了雙草鞋，穿上這鞋子走路，又輕便又沒聲音。」

上校滿意地發出喉鳴的聲音，並且得意的看了一眼葛里夫中校，好像說：「你看這些偵察員是多乖的孩子呀！」

薩倍欽可上校是須經常派戰士出去進行危險的工作的，但今天他對於特拉夫金的出發，簡直感到非常歉仄。

他覺得他和他談話的態度，如同當父母的送兒子去做危險工作時談話的態度一樣。他真

願這樣告訴他：「小心自己，任務是任務，但不要冒不必要的危險，要當心！戰爭就快結束了。」

但是他自己會一度當過偵察員，他充分知道。像這樣的話可以引致不良的結果——這些話甚至能使有最堅強責任感的人也會沮喪，一個士兵他可能把任務大部忘掉，但是從上級嘴裏說出來的「小心自己」這樣話，是永遠不會被忘記的。——這也就是意味着使一切歸於失敗，因此上校握了握特拉夫金的手，僅僅說聲：

「去吧！」

七

披上了他的偽裝坎肩，紮緊了一切帶子——腳踝上的，手腕上的，臉部下面的和鬚子後的——偵察員離開了一切大小的每日事務，他已不再屬於他自己，也不再聽從他的命令，也不再回想過去記憶了。他把手榴彈和一把刺刀緊緊繫在皮帶上，把手槍插在緊靠着胸部的大衣裏。當做這些事時，他已拋棄了人類的所有習性，他脫離了法律的保護，從現在起他祇好依靠他自己。他把一切文件、信、相片、勳章和獎章交給了伍長，把他的黨證或團證交給了黨的工作人員，他把自己同全部的過去及將來割斷，而僅僅保存在自己心裏。

他如同一隻森林裏小鳥一樣的無名，他甚至可能不再講人類的語言，限制他自己祇能囑咐地作鳥鳴來向他同志們示意。他沒入於原野、森林、溝壑裏，他成爲這些地方的精靈——一個危險的精靈，一個埋伏起來的精靈。他的思想祇集中於一件事——就是他的任務。

祇有兩個演員——人與死亡——的古代競技，就此開幕了。

特拉夫金把他的戰士打發在前頭，然後他就伴同梅西車爾斯基和布哥爾可夫到前哨去。梅西車爾斯基是十分不幸，因為葛里夫中校聞悉安尼凱諾夫回來，經過慎重的考慮後，決定留下梅西車爾斯基來代替特拉夫金的位置。

偵察員們離開了他們的長官後，不知道會幹出什麼事來的，葛里夫向師長這樣說，師長同意了他的意見。

三個軍官安閒地談話着，沿着森林裏道路走着；可是實際上祇是布哥爾可夫在獨自個兒談話，因為心裏難過的梅西車爾斯基僅在諦聽。而特拉夫金則是茫然地凝視着他的前頭。

「但願那戰爭能趕快地結束。」布哥爾可夫不得要領地終結了他的談話，並斜瞥了特拉夫金嚴肅的臉一眼。

特拉夫金沒有作答，他每當有行動之前，總是保持特有的沉默。這種裝作得幾乎像睡眠一樣的平靜，是使他費了不少的意志上的努力。這宛如他在說：「所能做的都已做了，從現在起祇有聽天由命了。」

砲兵團的一個中隊配置在長滿虎尾縱幼樹的寬闊的山梁上，砲兵們正忙着構築砲兵陣地

，當他們看到了特拉夫金後，就揮手向他招喚：

「又出發去偵察嗎？」

「是的！」特拉夫金簡單地回答說：

戰壕裏的人都在等待着；姆舍塔可夫上尉和格里米其上尉以及兩個白砲連連長却在這裏，安尼凱諾夫和其他偵察員們蹲在戰壕裏安閒地閒說着。

格里米其上尉詳細講述他們的協同動作。

「我將向第六目標發射掩護砲火，用來分散德國人的注意，但特拉夫金，你可得當心，別離開左面太遠，不然你就落入我的火網下了。然後，我的大砲和白砲就向第四目標發射，如果我看到有紅色火箭從你處發射出來，那麼我的砲火就轉向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及第七目標發射，來掩護你的退却。」

「白砲測量好射程了嗎？」特拉夫金問道：

「嗯，什麼都準備好了。」白砲指揮員回答說：

「我的機關槍也準備好了，瞄準得好好的。」姆舍塔可夫說：

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他們都很興奮。

特拉夫金爬上胸牆，緊張地傾聽着自德軍前哨方面傳來的聲音，遠方有一台留聲機在奏着一支狐步舞曲，更遠左方有白色的照明彈，不時浮昇到天空中。

他又跳回戰壕，朝着他的偵察員們和工兵們說：

「命令！」

戰士們慢慢地站了起來。

「敵人以他的第一百三十一步兵師控制着這一帶陣地，根據我們所得情報，敵人正在其後部防線後重新集結力量。我們的任務是偵察敵人的後方，發現其重新集結的性質，敵人的後備隊和坦克情形，然後以無線電報告司令部。」

特拉夫金向戰士們傳達了前進命令的內容，接着他又通知大家安尼凱諾夫爲第二指揮員，之後，他向戰壕裏的軍官們默默地點下頭，就爬越過胸牆，肅靜地走下了河堤。他的後面跟隨着布拉齊尼可夫、馬莫齊金、戈爾布、塞米約諾夫，貝可夫和與這個小組同行的三個工兵。安尼凱諾夫是最後從視線裏消失的一個。

戰壕裏的人們一動也不動地兀站了好幾分鐘；然後格里米其突然以最虔誠的姿勢向天盟誓，他還向姆舍塔可夫索討伏特加酒喝，而且真的皺着臉要噁心地喝了一滿杯，人們一吶喊道格里米其是從來不盟誓和不喝酒的，爲此很使姆舍塔可夫吃驚，不過他也並沒暗聲。

這時候，特拉夫金已經在河堤邊的矮樹叢裏停住，偵察員們也就停下來等待繼續前進；但由於某種理由，特拉夫金却動也沒動。大約有三分鐘，他們都靜悄悄地站着。突然，一顆德國的照明彈，灼燒着黑暗，發着嗡嗡的聲音，爆破爲眩目的破片，在河上放出一片牛乳色的光亮，但立即就熄滅了。很明顯的，這正是特拉夫金所等待的東西。他跳入了黑而且冷的水裏，後面跟着其他的戰士。當他們迅速地通過河川後，爲了等待第二個火箭的發射，又在西堤岸的蔭影下停下。然後，特拉夫金讓工兵打頭，他緊跟着他們，而偵察員們則跟在他的後面。

他們隱蔽到一個窪地裏——這窪地顯得要比特拉夫金從對岸觀察它時所想像的爲大，工兵們站住了，從這裏起就是佈雷區。

工兵們用長長的測雷器探測着地雷，並傾聽着掛在他們之中一個的胸前底測音箱，慢慢

地向前移動。

又一個照明彈灼燒起來，那本能的恐怖迫使偵察員們伏到地上；由於他們是伏在平坦的高高的、地面上，因此他們覺得這個恐怖的死亡的光亮，好像使整個世界都可以看到他們，但是火箭瞬息就熄滅了，靜寂又統治了一切。

工兵們的手謹慎地在黑暗中動作着，移去了幾個地雷的導火線：一串沉重地爆裂的重機槍曳光彈，在他們頭上灼燒地越過，落入於遠方；偵察員們却凝然不動，接着又有相似的另一串爆發，淒然地落向左方。這時，從自己陣地方面，也有一挺重機槍怒吼起來，它的子彈作爲對他們致最後的告別。飛越地射向右方。

通過濃密的黑暗，領頭的工兵找到了德國人的鐵絲網，就爬回到特拉夫金處，特拉夫金點點頭；於是工兵們就開始用大剪子來剪斷鐵絲網。這時又有一顆火箭燃耀起來，並又有一串曳光彈的爆裂，在濃密的黑暗裏閃爍了一會後，就又熄滅了。

在火箭的光亮下，特拉夫金觀察了一下德國人的胸牆，在胸牆附近，沿着森林邊第二線戰壕那邊，橫置有一些木梁，並且有三顆被砲彈打斷的樹木，這正是他觀察德國人前線時經

常用作測定方向的地點。他輕輕地轉向左面，在黑暗中，指南針發着綠色的磷光。

他的周圍籠罩着深夜的靜寂，但是特拉夫金知道這種靜寂是虛偽的，在黑暗中可能有許多隻眼睛正在窺視着他呢！工兵的手觸及到他的肩上市，他甚至輕輕的吃了一驚。這是告訴他切斷鐵絲網所造成的通路已經完成了。工兵們將留在這裏守衛着缺口，倘若偵察員萬一不得不退却下來的話。不過如一切經過良好，他們就將在半小時後回「家」去。

工兵中的一個緊緊地握了下手特拉夫金的手告別，特拉夫金靠着已經習慣了黑暗的眼睛看了他一眼，他看到了一個大鬍子，一對黑而深的和愛的眼睛，「是梅傑得夫！」特拉夫金認得他：「是師裏最卓越的工兵，布哥爾可夫盡了他最大的力量。」

偵察員們匍匐地通過了鐵絲網的缺口，幾乎已緊靠着德國人的胸牆時，從左面發出了一個爆炸，地球震撼起來，一分鐘後，又有一顆砲彈在右面爆裂，「這是格里米其幹的」特拉夫金想。

在他的左面，他聽到德國話講話的聲音。安尼凱諾夫和布拉齊尼可夫已經進入了戰壕，特拉夫金屏住氣息，那話聲越發接近起來，有兩個德國兵沿着交通壕走了近來，其中的一個

吃着東西，特拉夫金甚至能聽到他高聲咀嚼的聲音，然後，他們又折向另一方向走去。於是安尼凱諾夫又出現在胸牆上，幫助特拉夫金跳了下去。

一瞬以後，所有七個人都站在德國人的戰壕裏了。

特拉夫金緊張地傾聽着，之後，沿着剛才出現兩個德國兵的交通壕前進，戰壕是彎彎曲折，當在轉灣的地方，特拉夫金突然感到領頭的安尼凱諾夫碰了他一下表示警告，這時，有一個德國兵正沿着胸牆走着，偵察隊員們就立刻緊貼在交通壕的壕壁上；德國兵在黑暗裏消失了。至此，一切都極順利，現在，他們所必須的，就是進入森林裏去的事情了。

特拉夫金爬出了交通壕，看了下他的周圍，他看到，那座森林居民所住屋子的黑黝黝的輪廓。這屋子是他經常從潛望鏡裏所見到過的。在那座屋子的傍邊。配置有德國的重機槍陣地，他能夠聽到在那裏的兩個德國兵正在熱心地爭論着的聲音。通到森林去的道路，本該是一直向前的，在道路的左面，是有兩株松樹的小坡。這小坡的左面，亘貫着一個沼地：他們都須從這個沼地通過。

一小時以後，偵察員們消失在森林裏了。

梅西車爾斯基和布哥爾可夫站在戰壕裏緊張地注視着夜空，姆舍塔可夫或格里米其不時跑來，輕輕地問道：

「有消息沒有？」

不！那裏不會有紅色的火箭昇上來——這是偵察隊被德國人發覺後必須退却回來的信號。那裏曾經有過敵人重機槍的三次射擊，但這顯然地僅是普通的射擊，用以表示德國人是警醒了。梅西車爾斯基、布哥爾可夫兩個上尉和靜默的士兵們都守衛在戰壕裏。緊張地凝視着河流、高高的河流的西邊堤岸、小叢林、德國人的鐵絲網、德國人的胸牆。但那裏看不到有什麼非常事情，完全沒有任何的事情。

「魔鬼！」姆舍塔可夫讚美地說：「真像妖鬼一樣的消失於森林裏了。」

「看來他們似乎已經通過去了。」梅西車爾斯基鬆了口氣說，他突然發覺到公司已流了滿身大汗。

姆舍塔可夫上尉打電話給團司令部，電話員興奮地說：

「六百號來接電話了。」

從深夜的遠方，傳來了全師所熟悉的薩倍欽可上校低沉的聲音。

「喂！特拉夫金怎麼樣？」

「似乎一切都很好。六百號同志。」

「一切都平靜無事？」

「平靜無事，六百號同志。」

「布哥爾可夫的部下還沒回來？」

「還沒回來！六百號同志。」

停息了一剎後，上校結語着說：

「那就好得很！姆舍塔可夫！同去睡會兒吧！」

「是！六百號同志。」

稍稍沉默了一會兒後，上校又說道：

「德國人沒什麼動作？」

「一切都平靜。」

「火箭呢？」

「有時射着，但不常射。」

「射擊呢？」

「不時有一些。」

「那不會……？」

「不！不！六百號同志，那祇是他們經常所幹的普通射擊。」
姆舍塔可夫放下耳機後，就評論着說：「這老漢憂慮着呢！」



這是個寒冷的有霧的黎明，盪漾着凍僵的鳥底啾啾鳴聲。

與司令部所得到的情報相反，森林裏是住有德國人的。無論何處，都可以看到在那裏放置有很多載重車，更多的公共汽車，以及兩頭馬拉的、沉重的、四圍有高高遮欄的兩輪車。同時，到處都睡着德國人，那步哨們都成對地走着，通過森林中空地，並用喉音談着話。偵察員們唯一的掩護物就是黑暗，但那也是非常不保險的，祇要偶或有人劃火柴或照下手電燈，特拉夫金和他的士兵們就得趕緊伏到地上。在一點半鐘之內，他們必須通過一堆伐倒的樹木，通過有利的松葉。

有一個德國兵赤着脚用小提燈照着路，緊挨着特拉夫金踉蹌地走了過來。火簇幾乎已照耀到特拉夫金的臉上，但那個睡眼朦朧的德國兵却並沒發見特拉夫金，他反而蹲下來，喘息着，呻吟着。

馬莫齊金拔出了他的匕首，特拉夫金雖然並沒看見，但他發覺到了他的迅速動作，就揪住了馬莫齊金的胳膊；那個德國兵正蹲伏在特拉夫金傍的邊。

德國兵又站起來走開，當地走開時，他的提燈照亮了一小片森林，特拉夫金站起來，借着火光得以在樹林中選擇了一條在路上可以少遇到德國人的道路。

他們應該儘快地走出這個森林才好。

他們幾乎從睡着的德國人身上爬過似的、匍匐地走了一公里半。在路上，他們發揮着他們的各種策略，當有德國巡邏隊出現或有德國兵在大小便時，他們就躺下來，雖然有兩次提燈甚至照着他們，但正像特拉夫金所預期的一樣，德國兵把他們認爲是自己部隊裏的一部份；於是，他們又繼續前進！匍匐而行，躺下來假裝是正睡着的德國兵，然後，又匍匐前進。到最後，他們終於通過了森林，到黎明時。已經抵達森林的邊緣了。

在這裏發生了極其可怖的事情，他們不意地遇上了三個德國兵，這三個德國兵並沒睡覺，他們半坐半騎地橫在載重車上，身上裹着氈子，正在閒談。其中的一個向近處的叢林瞥了一眼，立刻吃驚地氣喘起來，有七個穿着奇怪衣裳的人，靜悄悄地，既不向左看，也不向右

看，一個跟着一個，排成一行神秘的行列，沿着森林道路走動着。——不！這不是人，是個幽靈，他們穿着寬大的綠色服裝，有死般嚴肅的、可怖的、蒼綠的、幾乎像泥土般灰白的臉。

這些綠色幽靈的怪狀，或者是由於朝霧裏他們外形的漠然輪廓，予人以怪異的、非現實的印象，絕沒使德國人會想到這是俄國人，是敵人。

「綠色幽靈。」他恐怖地氣喘着說：「綠色的鬼怪！」

如果特拉夫金或其士兵中的任何一個，露出些微吃驚或驚恐的動作，或者稍微顯示出試圖作戰或防禦的動作，那麼這三個德國人就可能發出警報，這個濛着朝霧的森林邊緣就將變成短促的血戰的決鬥場所——而這是對多數敵人方面完全有利的。特拉夫金被他的鎮定所拯救了，他立刻認定祇有三個德國兵發見了他們，那麼由自己先激起一場衝突是毫無意義的。祇要他們到達了那一片可能沒有德國人的叢林裏，即使那三個德國兵發出警報，他也有逃脫的機會的；同時，特拉夫金還決定不要跑着走，他之這樣做，與其說是理性使然——途中遇狗不要跑，跑了顯害怕，狗就更汪汪——毋寧說是本能使他這樣做的。

用着十分緩慢的脚步，偵察隊員們通過了嚇呆的德國人旁；當特拉夫金突入了叢林裏後，他就不安地看了下周圍，立刻邁步就跑。如是，他們迅速地通過了叢林，到了一片草地，然後又跑進了另一座叢林，驚起了一羣沼澤地帶的禽鳥。到此後，他們就屏息了一陣；安尼凱諾夫看了下周圍，確認了這裏沒有德國兵後，這些精疲力竭了的偵察員們就橫倒在草地上，抽起紙煙來。特拉夫金開始了從昨夜以來第一次的說話。

「差一點被逮住。」

他微笑着，他說話很困難，他的舌頭由於一長夜沒說話感到沉重而笨拙。

他們高興地窺視着十來個德國兵以展開的隊形搜索着他們剛才離開的叢林，一會兒後，德國兵走出了叢林的西面邊緣，嚴厲地注視着那偵察員們所通過的卑濕的草地；然後，他們又聚在一起，談着，笑着，很明顯的他們是在談笑那三個以爲看到了綠色幽靈的德國兵，接着，這些德國兵抽了會煙，就又離開了。

新偵察員——塞米約諾夫、戈爾布——驚奇而輕蔑地注視着德國兵，這是他們如此接近地看到德國兵的第一次。至於就特拉夫金來說，他是緊緊地注意着這兩個新偵察員，他們動

作都很良好，像其他的偵察員所做的一樣。雖然塞米約諾夫作爲一個偵察員說來，還比較年青一些，但他已經歷過很多次實戰服務，還掛過兩次彩，並且已有了老戰士一般的冷靜的頭腦。活潑的小戈爾布，是個出生在庫爾斯克的十七歲青年，他是個好空想的人物，他的爸爸，是個工人，已被德國兵給吊死了；在他年青的心裏，奇異地混雜着一種對殺死他父親的劊子手底真實憎恨和關於印第安人與大膽的開拓者的探險故事底幻想。偵察員生活的奇妙，使他充滿得意洋洋之感。

馬莫齊金不得不欽佩特拉夫金鋼鐵般的自制力，而且立刻對他們的危險的冒險感到了勝利的信心。這是在他過去日子中第一次方如此地感到的。他回想起昨天的黃昏如何同喀塔姬告別，她曾經請求他好好地照顧中尉，而他就滿意地微笑着輕拍着她的肩膀說：

「不必擔心，喀塔姬！」他說：「祇要有馬莫齊金在他的身傍，你的中尉就像存在銀行裏一樣的安全。」

「看來，這正相反——倒是因爲同這個中尉在一起，馬莫齊金才是安全的。」現在，他是這樣地供認了。他用灰色的鹵莽的目光又注視了特拉夫金一眼。他給每個同志一片香腸，

却把一片最大的留給中尉，並還從自己的水壺裏倒了一滿杯伏特加酒給中尉。

特拉夫金弄清了這個森林裏確實沒有德國兵，并期加倍小心起見，還派出了一個哨兵。之後，他就從布拉齊尼可夫的背上，卸下報話機，拍發他第一次的無線電話。

當他得到對方的回話之前，會費了好長的時間，無線電裏充滿噪音、微弱的咆哮聲，片斷的談話和音樂；在一個極少接近他自己波長的處所，他聽到了那堅定的、有威嚴的德國話。他不意地吃了一驚。——一個如此靠近的波長。他害怕可能洩露星的秘密。

到最後，他聽到了一個微弱的回答，有一個聲音，一遍又一遍地重覆着同樣的話。

「星！星！星！星！」

特拉夫金和那遠遠的地球那面的無線電員，同時地快樂的叫喊起來。

「通報給他。」特拉夫金說：「第二十一，貓頭鷹兩隻，第二十一，貓頭鷹兩隻。」遠方的地球，在一瞬的靜默後，回報說已經聽明白了，完全聽明白了。

「有極多的第二十一，實在多得很多。」特拉夫金強調着說：「第二十一是剛剛到達的。」地球那邊也完全聽清楚了，而且像回聲似的重複了一遍說：「極多的第二十一。」

勇士們站起來，經過如斯前線，然後又經過駐有德國人的鬱葱的叢林，之後，又接通無線電，報告這些德國人的行踪——這就是生活。

特拉夫金一遍又一遍地觀察着同志們的臉部，他們現在已不再是部下，而是真真的同志了；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依靠大家而生存，而他，指揮員感到他們已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的一部份、一局部，猶如他自己身上的手足。如果在地球那邊，他能夠允許他們有過各自生活的權利，可以有他們自己的各種缺點——但在這裏，在這個孤獨的星球裏，他和他們却組成爲一個有機的整體。

特拉夫金很歡喜自己——自己已繁殖成七倍以上。

當中尉把這件事同安尼凱諾夫說完後，就決定立即出發到標誌在計劃上的小村裏去。那個村子有一條橫過鐵路的道路。真的，在光天化日下行動，是很危險的，但是他們可以靠着森林、沼地，邊緣的村莊及許多人行小路上走，德國人是常常避開這些地方的。

當偵察員們出現在叢林的西面邊緣時，立刻發現了一支德國縱隊在沼地上運動，他們沒穿常着的黑綠色軍裝，而是穿着黑色的軍服，帶着夾鼻眼睛的軍官威勢嚇地率領着他們。

「黨衛軍。」安尼諾諾夫囁語着說。

黨衛軍分遣隊的後面跟隨着載得滿滿的二十輛巨大兩輪車的輜重縱隊。

當偵察員們潛入左近的森林時，發見了地上有新鮮的爬行過的輪轍，仔細地隨着這些輪轍前進，就到達了一塊林中空地，在那裏他們看見了停有十二輛裝甲運輸車隱匿在近傍的樹木下。根據那蠶輪上新鮮的塵土，說明這些車輛是最近剛剛到達的，這同樣可以從德國人的行動中作如是推測，即，他們在森林裏喧鬧地奔波，砍樹，劈柴當柴燒，支帳篷——一句話就是他們都忙於幹剛抵達新地方時所要幹的一切事情。

偵察員們匍匐地離開了這塊危險的林中空地，並遠遠地繞着折向右去。但在這裏，他們又發見了德國人的另一駐營地，停滿了滿裝軍火的載重車。

森林中的嫩草上，到處丟有空煙盒、空罐頭、用粗黑體鉛字印的污穢的破報紙和空瓶子——這些乃是一種可厭惡的外國人生活的痕跡。到處有招牌釘在樹上，要算上面寫着「5」和「W」字的爲最多。這個地方發散着德國鬼子法西斯蒂令人厭惡的臭氣；這個地方集結過德國人——他們會在這裏用喉音說話、睡覺、走路和騎馬，——這裏擠滿過集中的德國軍隊

特拉夫金和其他戰士都同樣地充分知道，德國人正在進行準備某種事情，而把新的力量隱匿在這個巨大的森林之薄暗中。他們這才第一次感到了他們偵察的十分重要性以及他們責任的十分巨大。當偵察員們於白天休息中，在一條小堤岸邊微睡了一會後，一待夜色降臨，就又更向前進。

立刻，他們到達了一個可愛的湖沼地帶，有大的、小的、冷的湖沼，湖畔長滿白樺，震響着青蛙的鳴聲。

特拉夫金在離湖不遠的一條濃密地長滿矮榛樹林的裂壑中停住了脚步。一所高大的兩層建築的石屋，聳立在對面岸上。從那裏傳過來德國話聲。屋子的右面，有一條狹窄的村道，湖面水平線與電線柱子間，橫亘着一條大道。

特拉夫金派遣一個哨兵站到離大路的不遠處。載重車和卡車簡直如滾滾不絕的河流經過那裏。這是個有價值的監視；有時，運輸間斷一小時，但立即就如前一樣地繼續起來，載重車內裝滿了德國人以及裝着罩有防水帆布的神秘底貨物。被重曳引車拉着的大砲隊過去了

兩次，一共有二十四尊大砲。

特拉夫金繼續地觀察這個運輸的洪流，有些工兵輪番的進行睡覺，其餘的則與特拉夫金一道在計算着經過的德軍兵力。

「中尉同志！」馬莫齊金從黑暗處出現：「在那條小道上，有一輛雙輪貨車，祇有兩個德國兵駕御着，貨車裏裝有食品，請允許我們不用槍打就把他們收拾掉吧！」

特拉夫金小心地跟隨着馬莫齊金走了過去。確實地看到了一輛兩輪貨車緩緩地沿小道前進；兩個德國兵抽着煙，安閒地聊着天，一隻豬在兩輪貨車裏嚎叫。是的，去結束這兩個德國鬼子真是件十分誘惑的事情，因而戰士們都率直地總是請求去幹，但特拉夫金却婉惜地搖搖頭。

「讓他們走吧！」

馬莫齊金有些不痛快，由于一切是如此地順利，充滿戰鬥情緒的他，就急於要向其他的人們來誇示一下他的獨創性——特別是對安尼凱諾夫。他認為「當到處都有『舌頭』的時候，那麼所有像這樣的奔波和探索，又有什麼必要呢？」

黎明來了，隨着曙光的緩慢地降臨，大路上的活動也就停止了。

「他們祇是在夜間行動。」安尼凱諾夫解釋着說：「避開我們的飛機；這些豬仔們，在策謀着某些陰謀呢！」

特拉夫金率領着他的戰士們回到濃密的堅果樹的叢林裏來，偵察員們打着瞌睡，并因饑寒而打着顫抖，突然，有一種像叫喚或呻吟的聲音，從湖傍的屋裏傳了過來。

不知何故。思念馬爾欽可的思想，突地閃掠過特拉夫金的心裏，又是另一聲叫喚，但立即又歸於靜寂。

「我去看看那邊發生了什麼？」布拉齊尼可夫提議說：

「不去爲妙！」特拉夫金回答說：「天快大亮了。」

黎明真的到來了，紅色的薄明反映在湖面上；當偵察員們吃了一些從馬莫齊金的其深莫測的口袋裏所「生產」出來的乾麵包和香腸後，又重新瞌睡起來。

但特拉夫金却不能睡覺，他匍匐地爬近湖邊，靜悄悄地橫躺到叢林中的幾乎最靠邊緣的地方；對面房子裏的人，已經起來了，有人在院子裏活動。

不久，有三個人出現在大門口，其中最高的一個敬了個禮開始慢步地離開房子，當他走到一個小坡上，就回轉身向站在大門口的其他兩個人搖搖手，然後又迅速地沿着村道前進。當這一瞬間，特拉夫金看到他的背上，背有一隻背囊，他的左腕上，纏有一條白色的繃帶。

應該逮住這個德國兵的思想，閃過了特拉夫金的心裏，其實，這與其說是種思想，毋寧說是每一個偵察員當他一看德國人時就泛起來的一種意志衝動。接着，特拉夫金立刻省悟到那白色的繃帶和昨天晚上會驚嚇了偵察員們的叫聲之間的關係。這所湖畔的房子，是德軍的醫院，那個沿着污穢的道路走着的高個兒德國兵，正是出院歸返到原單位裏去。這一個德國兵是絕不能被放過去的。

安尼凱諾夫和馬莫齊金都醒着，特拉夫金走到他們地方，指着那個一幌一閃地通過散植着的樹木間的高個兒人形說：

「我們應該俘虜這個德國鬼子。」

兩個人大吃一驚。素常老是那麼謹慎的這個中尉，現在居然命令他們在光天化日下去活

捉德國兵，但特拉夫金却指着那所房子說：

「這是所醫院。」

他們看到在日光下閃耀着的白色繃帶，也就明白了。

他們叫醒了睡着的人，通過樹林到半道上去攔截，那個德國人吹着口哨，向前走着，很明顯地是在欣賞春天的早晨。一切經過真是極其簡單，小戈爾布從來就沒提到過「舌頭」，甚至連觸到德國人的機會都沒有過，這是他引為失望的事情。但現在，興奮的戈爾布却有機會能看到他面前所發生的事情，那德國人被捆成一團，一頂帽子當了塞子，塞進了他的嘴裏。

在濃密的堅果樹叢林裏，德國人橫躺在地上，尖鼻子仰着向天空，特拉夫金以很生硬的俄國聲調操德語問道：

「你是那個單位的？」

「第一百三十一步兵師工兵連。」德國人回答說，這是控守偵察員們所熟悉的前線底那個師團。

特拉夫金充分地注視了一下這個俘虜，他是一個約二十五歲的青年，有亞麻色的頭髮和典型的德國人水汪汪的藍色眼睛，特拉夫金釘視着這水汪汪的眼睛，又發出第二個問題：

「你在這裏見到過黨衛軍嗎？」

「噢！是的。」德國兵回答說，他發出好像他很樂意來報告這些事情的聲音，並且用較大的勇氣注視着圍繞着他的俄國人。

「他們是那個單位的？」

「是海盜裝甲師，是非常有名的勁強師團，是精銳的希姆萊部隊。」

「呵！……」特拉夫金說：

偵察員們認為中尉發現了非常重大的事情；雖然他不知道海盜師團的番號和他們集中於此的目的，但是特拉夫金能够估量他所得到的這個情報之重大意義。他以近乎溫和的態度注視着這個瘦長的德國人並調查他所持有的軍隊證件；而這個德國人則以他的帶着悲哀的眼色，看着這個年青人——這個俄國人，突然，他感到希望的微笑；難道這個稅人的青年能下令來殺掉他嗎？

特拉夫金從德國人的軍隊證件上移開了她的眼睛，想起應該結束掉這個德國人，伴磨好像看穿了特拉夫金的這個意圖，就突然的大吃一驚，遂以最大的努力懇求着說：

「共產黨員先生，同志，我是個工人，請看我的手，相信我，我不是一個納粹，我是一個工人，而且是一個工人的兒子。」

安尼凱諾夫多少了解一些這個德國人所說的話，他懂得「工人」這個德國字。

「他拿着有胼胝的手給我們看，並且說：『我是一個工人』」安尼凱諾夫關切地說：「這就意味着他知道我們是尊敬勞動人民的，他知道他是爲誰而戰，可是他卻仍然在繼續着作戰……」

特拉夫金從小就被教育着要熱愛和尊敬勞動人民，可是這個從萊比錫來的排字工人則必須殺掉。

德國人體味到特拉夫金眼睛裏的同情與堅毅；他並不優柔，當他在排字時，曾經讀過很多良好的書籍，他知道正站在她面前的是那種人；當他在這個流露着同情與無辜悲眼色的年青人姿態中看到了死時，他迸出了眼淚。

九

在他們內心裏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自己是幾乎不能知道的，諸如此類的事情，對他們已毫不相干，諸如此類的事情，早已在過去從他們的記憶裏拭去了。如果諸如此類的事情又不時地重復返回，那僅是漠然的一閃而已。他們現在是生活在他們的任務裏，再也不想念其他的事情。

安尼凱諾夫和戈爾布領着頭，在相距四十米突的後面，跟着特拉夫金和背着報話機的塞米約諾夫，在他們的左面，幾乎是在公路邊上，與他們前進方向平行地跑着的是馬莫齊金和貝可夫，在右面，在森林邊上，布拉齊尼可夫守衛着這一羣在前進着。他們以特拉夫金爲底，安尼凱諾夫爲頂點，構成了一個等邊三角形。有時感到接近了敵人，這三角形就縮小起來，走得更慢，戰士們並將停住脚步，緊張地傾聽下深夜的聲音。當安尼凱諾夫發出鳥鳴的聲音時，大家就在原地站住。

載重車和曳引車靠着齒輪順着大路向左前進，偵察員們能夠聽到德國人的歌聲、德國人的咒罵聲、德國人的命令聲。有時，有步兵通過，那些步兵們的話聲，是那樣清晰地可以聽到，使他們感到祇要一伸出手，他們就能抓住一個德國人，碰到一個德國人的臉，並被德國人的紙煙燒灼了手。

特拉夫金堅決地決定在目前不再捕捉「舌頭」，因為他知道他現在是在敵人部隊的最中心的地方，只要稍有不注意的行動或一個半聲息的叫聲，那末所有的流動的黨衛軍大羣，就會猛撲到他們身上。他知道黨衛軍的海盜坦克師集中在這裏，但他不知道它的力量及它的意圖，不過關於力量的問題，他可以從計算其單位、坦克數、大砲數而能十分正確地估量出來，至于它的命令的意圖，則只有從一個比那個排字工人更能報告情況的德國人身上才能得知；像這樣的一個德國人，他們必須在觀察了火車站後就應該獲得的。

但是特拉夫金謹慎的計劃，出乎意料的被顛覆了，他突然聽到左面有喧鬧之聲，接着馬莫齊金從黑暗裏出現，用低低的聲音報告說。

「那裏有一個德國人躺在地上，酒醉得如泥！」

「每一個人都逮住過『舌頭』，但我連一個也沒找到。」

「沒關係，戈爾布。」安尼凱諾夫說，他緊張地傾聽着消失於遠方的喊聲。「這裏到處都有強盜們，你會得到機會的。」

這個黨衛軍的先鋒隊長（黨衛軍內特殊的職務稱呼——譯者）害怕地注視着特拉夫金，他慄顫地氣喘着說他是屬於黨衛軍海盜坦克師第九西陸摩托化團的——這就是說，馬莫齊金從他的口袋裏所取出的軍隊證件也是這樣地寫着的。但他還進一步說出：這個西陸團有三個營，每個營有四個連，同時，這個重武器團有六門到十門白砲，在他的團裏沒有坦克，但他不知道其他團裏是否有坦克。這個師是從南斯拉夫調來的，司令部設在離此不遠的小村裏，但他不知道這個村子的名字，因為他記不住俄文或波蘭文的名字，他以一種奇特的挑戰般的聲調說：他僅僅記住莫斯科和華沙。

從他的「保護人」馬莫齊金處得到了一個巴掌後，他剛剛恢復的自制力就被粉碎了，他又如動物般大聲的咆哮起來，他怕馬莫齊金甚過于死。對偵察員說來，再向這個德國人乞求般地詢問已無必要，如是，那個德國人就將戰慄起來，並哀求地注視着特拉夫金。

特拉夫金把先鋒隊長拋入湖裏後，就從事與地球接觸，這時候各種條件都很良好，他就把搜集到的情報都報告過去了。

根據地球方面傳過來的聲音判斷，特拉夫金能辨別出他所報告的情況，是被認為予期以上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到最後，有一個女性的聲音說起話來。他明白這是喀塔婭，她期望他有好運氣，並能早日回去。

「我們老是想念著你。」她以因激昂而顫動並以他的成功為自傲的聲調結語著說。然後她好像說，她目前已直接擔任和他連絡的任務。她問道：「你知道，你怎麼知道是我？」

「我知道。」他回答說：

當黎明時，可以發見偵察員們已在離他們所尋找的車站底七公里遠的一個停車場附近。這個停車場是由一所塗著黃漆的磚蓋的小平房和圍著雙重密集的柵樹幹的防禦所構成的。離鐵路不遠處的鐵路小木橋的兩傍，設置有同樣的防禦工事，這表示德國人是靠這些來防衛游擊隊的襲擊他們交通。

一長列的載重車被停放在停車場的前面，其後部的車輛一直向後延伸到森林處。偵察隊

就在這樣早的時間，從這個森林裏出現；他們通過沉沉的靜寂，能够聽到那間屋子裏的電話鈴聲和一個粗魯的德國人的話聲。

在森林裏彷徨了兩天以後，又能看到一直伸展到蒙着濃霧的遠方的鐵路線、信號旗、黑色的指路箭頭，這是件高興的事情。

安尼凱諾夫靠着用預先約定的鳥叫聲令偵察員們停住後，就匍匐地走到最後一輛載重車處，向駕駛室裏窺視了一下。裏面寂然無人，第二輛、第三輛也是如此；這些車都滿載着空麵粉袋，幾乎堆裝得直到車頂。

安尼凱諾夫又折回去向特拉夫金報告。

「他們來此裝貨。」他說：「他們正等候着火車。」

特拉夫金也就決定等待火車的到來，可是車却沒有來，過了一會兒，睡眠朦朧的司機們從屋裏出來，他們慵懶地談着話，分散到他們的載重車裏去。

特拉夫金從他們會話的斷片裏——這在靜寂的清晨空氣裏，是能清楚地聽到的——判知這些載重車不在這裏裝貨，要到火車站裏去裝貨，並打算立即開車。在思索了一剎之後，特

拉夫金就決定派他的兩個偵察員到車站裏去，讓其餘的人則留在這裏等他們。因為車站那面可能住有德國人，如讓他的全部人員去冒那個危險，那是毫無意義的。

他挑選安尼凱諾夫和貝可夫去担任這一任務，接着，他又答允了戈爾布的懇求，讓他也去。

「當然，咱們偷搭便車去。」安尼凱諾夫以認真的聲調說：

他們三個人匍匐地走到後面的載重車處，迅速的爬進車裏，安尼凱諾夫小心地用麵粉袋蓋住了貝可夫和戈爾布，然後他自己也鑽進了麪口袋堆裏，但留了一個小口子，備作張望。並緊握住他的湯姆槍，作射擊的準備。

一會兒後，德國司機慢步地踱了過來，他站在輪子上，等待着前頭車輛的開動。接着，他也就揀開了電門，推了一下發動機，引擎就響起來了。

這個載重車縱隊順着森林大道前進，載重車碰撞着路上的車轍，如是地疾駛了十五分鐘，突然駕駛員停住了車子。

安尼凱諾夫聽到了德國兵的話聲，還看到兩個德國兵從車傍跳着爬上了車，然後跳進了

車廂。對於偵察員們說來，真是幸運得很，那兩個德國人唯恐麵粉沾污了他們黑色的黨衛軍制服，小心地閃避着麵粉袋，坐在車背後的槽幫上，但究極說來還是一樣，他們是不愉快的隣人，載重車顛頓着、搖晃着，在麵粉袋底下，不時的可以看到那兩個人的外廓。安尼凱諾夫開始感到不安；這兩個未經招請而搭上車的伴侶，可能打算一直伴同他們到車站，這勢將引起極其嚴重的困難。

一個突然的騷動打斷了他的思索，載重車停住了，好多車子來回奔逃。坐在車後槽幫上的兩個德國兵跳到地上。

一瞬以後，安尼凱諾夫聽到了有節奏的飛機引擎的隆隆聲，他本能地低下頭來，但立刻就發出微笑，知道這是自己方面的，他覺得蘇聯的轟炸機，好像不會傷害他們自己人似的，他偷看着外面，向他的同志們愉快地說道：

「嗨！小夥子！這是咱們的飛機。」

有六架飛機，在森林上空低飛盤旋，發出嚇人的吼聲。

安尼凱諾夫看了下周圍：德國人都跑進了森林去隱蔽，那引擎激動的嘯聲可以清楚地聽

到，車站就在這附近。

「跟上我！」安尼凱諾夫命令說，大家就跳下車子。

偵察員們隱蔽在載重車間，然後滾進一條壕溝裏，接着又爬了出來，很迅速地潛進了森林；但是當他們呆在壕溝裏的那一瞬間，有一個躺在溝裏的德國兵看見了他們，當這個德國兵嚇得呆靜了一剎後，就抬起他的頭，拚命地大叫：

「降落傘部隊！」

亂槍齊鳴，偵察員們也用他們的湯姆槍予以幾發還擊。

當安尼凱諾夫奔馳着穿過一個林中空地時，看見了戈爾布的臉色變成灰白，接着，這個青年就跌倒地上，顫動着他的小鼻子。

「我們本來能逮住德國兵！」他伏在安尼凱諾夫寬大的肩上說：

這是他負傷以後的第一句話，也是他短促的一生中最後的一句話。一顆達姆彈貫穿了他的心臟下面的胸脯，雖然這樣，但他可憐的心臟還在震動着。到後來才漸漸地微弱下來，以後，他又恢復了一次意識，他看到了屈着身子俯視着他的中尉的緊張的臉和馬莫齊金充滿眼

淚的大眼睛。

一陣大雷雨猛地襲擊森林，櫟林的簇簇嫩葉，在橫掃的狂風中呻吟，千百條水流像老鼠似地在他們的腳周圍竄過。

特拉夫金一動也不動地坐在死了的戈布爾身旁，等待着安尼凱諾夫——他，這次是與馬莫齊金同行，又被派赴車站偵察。本來，自從這一悲哀的事變發生後，特拉夫金就再也願把自己組員分散，但是戈爾布還沒有斷氣，他不能把他獨自個兒留在這裏，而任務又勢必履行。

他試圖與地球進行接觸，但沒有成功，可能是由於電流在空中受到阻礙，大空在耳機裏咆哮着刺耳的爆音。

小溪從腳下流向河川，大雨滴淋着特拉夫金的肩膀，傾盆的雨水從戈爾布僵硬了的臉上，洗掉了最後的激動和塵土的痕跡，那臉在黑暗中發着微光。

安尼凱諾夫和馬莫齊金匍匐地走近了車站的房屋，靠着不斷的閃電，使他們能看到兩列運輸貨車；在某一月台上，隱隱然現出停有巨大而有威勢的坦克。

火車頭噴出蒸氣的雲霧，軌道上飛濺着火星，人們羣集在倉庫和它周圍的鐵絲網處，聽着他們難聽的德國話。接着，他們可以聽到步兵們叱喝地驅趕一羣農婦從鐵路上搬走口袋，他們還可以聽到那些農婦的叫聲和抱怨聲。

「嗨！狗子們！不會讓你跑掉的。」

安尼凱諾夫直對自己生氣，爲什麼他要偷乘那可惡的載重車呢？如果他自己不搭乘這車，那末，戈爾布準還活着。他，是一個西伯利亞人，本來就慣於在大森林裏走動的，那麼爲什麼要搭乘載重車呢？

德國人卸下了這些坦克，顯然的，有個巨大的進攻戰行將到來，但是在那個方向，這就是問題，如果他們再能逮住一個德國兵，那麼他們就可能得到黨衛軍師團的配置情形。

「唔！那邊有德國兵，德國兵在到處走動着。」安尼凱諾夫想道：「但是他們中那一個人能知道師團的配置情形呢？如果又逮住個小蒼蠅，那麼，我們又是得不到重要事情的。」

兩個帶着閃耀的黑色寬大帽子的、瘦癯的德國人引起了安尼凱諾夫的注意。閃電照耀着他們，他們時而在一起，時而又走開，發着帶鹵莽音調的命令，顯然，是在監督工作。分明

地，這是兩個搭乘汽車來的軍官，那汽車現正停放在最近處的倉庫底後牆邊。

在傾盆大雨下顫抖着的安尼凱諾夫想念着戈爾布——他是否還活着呢？騎在大雨之下的這個可憐的小夥子，如果能得到一塊像這兩個德國鬼子中一個所披的雨衣給他，那是多麼好呀！

「我們能逮個軍官嗎？」安尼凱諾夫問馬莫齊金道：

「可是中尉同志？」後者反問道：「他不會叫我們逮『舌頭』。」

安尼凱諾夫注意地觀察下他的同志的臉。

「祇要一瞬功夫，我們就能逮住一個。」他溫和地說：「而且立即就返回『家』去。」

馬莫齊金嚇了一跳，他們是以兩個人對數以百計的匆忙的德國兵，而且他們——兩個人——竟要在這數以百計的德國兵中去活捉一個軍官……？馬莫齊金搖搖頭，安尼凱諾夫却緊張地注視着他，並且反覆地說：

「我們祇要一瞬功夫，就能幹完。」

馬莫齊金顯出絕望的姿態，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站起來，並以充滿自矜的氣概，朝着

如注的大雨抬起頭，激昂地、急促地說道：

「幹吧！文亞……對！幹吧！文亞，我們能幹好的，我們絕不會失敗的，難道我們會敗？」

他們匍匐地行近火車，然後隱蔽起來，大雨仍傾盆疾降，叩打着光滑的車身。

「我以爲這兩個德國鬼子中，有一個是將軍。」馬莫齊金輕輕地說，他給自己打氣。

「當然，他是一個將軍。」安尼凱諾夫解慰地喃喃着說：

當他們聽到了德國軍官的步伐之聲時，至少已過了有一個鐘頭，其中的一個軍官說：

「我們可以馬上走開了。」

他倒了下來，是被安尼凱諾夫的匕首扎入了他的心臟而倒下来的，另外一個則被打暈了，他的臉緊緊地貼在馬莫齊金寬闊巨大的胸脯上，喪失了知覺。

周圍的德國兵在如注的大雨下顫慄着，繼續地忙着往返於倉庫與火車之間。

十

第五黨衛師即海盜師，是勁強的黨衛軍中最精銳的師團之一。

在海倍爾特、海爾團隊長（黨衛軍內特殊的職務稱呼——譯者）閣下指揮下，這個師下轄的第九西陸摩托化團、卅四員耳曼摩托化團、第五坦克團、第五自動砲旅和第九野砲團擁有它顯赫的第一級裝備，秘密地集中到這個巨大的森林裏。這個師打算以突然的進攻，來粉碎蘇軍對可維爾鎮的包圍圈，並將蘇軍切成爲九段孤立的部份，然後予以聚殲，以期把蘇軍攆回兩條有名的河畔——斯多克德河和斯的爾河。

最近，這個師團曾經在南斯拉夫的解放區，用它的固有的野蠻，大肆猖狂，並頑強的抉剔着南斯拉夫軍的司令部。

自從得到了強大的增援和六十輛被希特勒帝國部長斯彼爾閣下稱做「坦克之王」的新的虎牌坦克後，這個師現在已有了一萬五千的兵員。各個團是受姆林卡費旗長（黨衛軍內特殊

的職務稱呼——譯者）所指揮的，他常常地受到首長、受到希特勒原先的私人助手格爾傑斯旗長、希姆萊狼狗們以及其他高踞國社黨和軍部內要位的那些殘忍的、成功的陰謀家所褒獎的。

受尼克爾中將指揮的第三百四十二警衛師——較遜於海盜師之另一精銳師——係自法國開來的。這個師調來是爲了來擴大德國部隊最初所獲得的戰果。

所有這些軍事行動，是在極其機密的狀態下進行的。

「俄國人已經如此地長驅深入了領土。」海爾團隊長的支持者黨衛軍兵團長之一的馮·第姆，巴哈在柏林附近的普德恩·茵塞爾官邸裏接待海爾時告訴海爾說：「他們成功地長驅深入的結果，黨員同志海爾！你自己是能够瞭解得到的；這意味着所有在歐洲反德力量底活躍化，甚之將迫使英美實行……。長官對你們這次軍事行動看得極其重要，司令部要求你在極其秘密下調動隊伍，並望進行一切警戒措置。」

現在，海爾把他的師團集中到可維爾西面的深林裏後，就等待着新的命令，他對委他來進行這一作戰之成功，充滿了信心。不用說，他知道他的師團已與一九四〇年時的、甚之一

九四三年時的情形已有極大的區別。種族純潔性的原則，由於必要，早已鬆弛——雖然這是很覺痛心的。他的師團已補充了荷蘭人、匈牙利人、甚至波蘭人和斯拉夫族人，這些外國人是被試作爲新秩序的支持者的；但不拘如此，他們是有外國血液的人們，他們與德國鬼子的利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加之，他的部隊關於須有優良的體格之原則，亦由於必要而早已鬆弛了，黑色兵團的士兵，已不再是過去那樣從全德國挑選來的須有六尺以上巨大體軀的士兵了，這是如此猥卑得不足道的樣品，使得海爾團隊長看到他們就覺頭痛。當海爾檢閱日耳曼摩托化團時，他甚至吃驚到看到了這樣的一些人——他們有些是獨眼龍，有些是跛子，還有一個是駝背；而且全團有一半是不够體格規定和病弱的。……是的，這些人不是那些吸血的，耽於掠奪的希特勒武士——他們曾經把砲火與刀劍加諸于荷蘭、法國，甚至到達過高加索。

黑倍爾·海爾覺得去回想那些日子的事情是很快樂的，那些日子在現今看來已是如此地遙遠了；他曾經喜歡高加索甚過其他地方——這種稀有而南部地區的雄偉之美，遠勝過瑞士。有一個時候，海爾團隊長閣下甚至夢想得到一個安定的位置，如同作這些肥沃的山區的總督或行政長官，而且爲獲得這種肥缺，會通過他的支持者，在總部裏進行過試探，但不幸地

由於那種被整個世界所通曉的目前形勢之不利，他祇得拋棄了這種幻夢。

真是罕奇！他已從春日的清晨裏感覺到一種確實的不安，首先，是有那麼多的敵機飛來，不！它們一個炸彈也不扔，它們却在進行偵察。蘇聯的飛機偵察着森林，好幾次沿着鐵路線飛行，並長時間地在車站上空盤旋，那裏正進行着重要的卸貨。是的，部隊雖然都已進行了極好的偽裝，可是蘇聯人對這個地方有如是興趣的這一事實，是仍堪憂慮的。

當他聽到一個老兵，西陸摩托化團中的最好士兵梅格林堡人倍涅克先鋒隊長于夜間行軍中在湖沼附近失蹤消息後，他的不安就變得更加顯著。經過長時間的搜索後，在一個小湖裏發現了他的死屍，這湖離師司令部有八公里遠。隊長先生被一把刀子刺透了心，他的頭會受到某種沉重的打擊而負了傷。

團隊長把蘇聯飛機經常地在司令部上空飛行的事與倍涅克之死連繫起來看，就覺得這已不是一件可駭異的事情。於是，他立即把司令部轉移到森林裏，並且發下命令：在其周圍圍起三道鐵絲網。

這一晚上，正當本部軍醫林德曼向團隊長報告他的檢驗死屍經過時，從西陸摩托化團又

來了另一個報告，說離發生威爾巴爾德，歐尼斯托·倍涅克慘事的不遠處，當士兵們搜索森林時，在一片濃密的堅果樹叢林裏，又發現了另一具死屍——是步兵一百三十一師的卡爾·海爾伍長的死屍（這一不愉快的相同名字，在司令閣下的嘴裏，留下了極壞的滋味。）

一會兒後，日耳曼摩托化團司令姆林卡姆普旗長親自打電話報告說：因與穿綠衣的、神秘的、不熟悉的人發生小戰鬥，致有兩個士兵受傷——曼斯涅和米斯涅，前者生命似已危篤，旗長還報告了更奇怪的事實，就是根據士兵們異口同聲的主張，那些神秘的人們曾經撒灑着雪花。

團隊長命令每一案件都應注意地調查，並爲了這些不熟悉的人們應展開一個充分的搜索，爲此目的，就從每一個營裏，特地指定了一個連來担任這一任務，同時還把全師的偵察部隊也動用起來。

在士兵中——如同團隊長不安地所發現的一樣——關於「綠色幽靈」和「綠色魔鬼」出沒於這一帶的無謂謠言擴展開來了。

海爾團隊長不相信這些帶着空幻性質的幽靈，他遣人往召主持偵察的威爾涅隊長，並向

他指出：在戰爭中是沒有幽靈的，那不過是敵人而已。他並且訓令威爾遜隊長須親自主持這一偵察作戰，以發現這些「幽靈們」。

這一晚上，在那個車站上，有一個坦克團下車，兩小時以後，司令親到車站察訪。衝鋒隊長（黨衛軍內特殊的職務稱呼——譯者）第爾是被殺死了，另一個師軍需主任阿爾安·貝恩得爾一級挺進隊長（黨衛軍內特殊的職務稱呼——譯者）則被綁走了，可憐的第爾先生被刺刀所刺死，那是以極大的力量來刺的，以至衝鋒隊長的屍體也被刺通了。同時，這件事情的發生，簡直是在車站上忙着的衆多的軍官與士兵的衆目睽睽下發生的。

團隊長命令設置十五個白天監視哨進行警戒，並命令軍官担任監視的責任，然後又遣人召喚威爾遜隊長，對他的不熱心於搜尋那些作惡的人，給予了嚴厲的申斥。

當一輛滿載軍火的火車爆破時——最大的可能是由於鐵軌的損壞——，當三個士兵因食腐敗的食物而中毒時，當兩個開小差的士兵失蹤時，所有這些事件，都被歸諸於這些綠色幽靈所爲，而這就造成了從幻想中識別出真實，從事實中鑑別出無謂的虛構之困難。

爲了戒備可能引起的後果，團隊長下令向軍團司令部及指揮中部軍隊的巴斯哈達軍元帥

報告說：俄國人已經派遣一個偵察組到了德軍的後方，由於一百三十一步兵師的疏忽，這些偵察員們已經侵入了海盜師配置地段的中部，並有十分可能已經發覺了關於重新集結部隊的目標。

經過若干考慮後，團隊長閣下爲了取悅他的支持者，並爲了當他的作戰如果失敗時能得到他的支助，還寫了一封私人信給柏林馮·第姆·巴哈一級團隊長。真的，在柏林的後備隊裏，是有少數的將軍們，喜歡來頂替海爾閣下的位置的。

當第二天晚上，團隊長吃完飯躺下來休息時，他被電話給驚醒了。

威爾涅隊長報告說：剛才曾發生了一場一個小隊與綠色幽靈間的衝突；根據師長的命令，該小隊在阿爾廷彼爾格二級挺進隊長率領下搜索管區時，到達了一所在森林邊緣的孤獨小屋。有幾個士兵走進屋裏，但裏面空然無人，感謝二級挺進隊長的留心，發現了綠色幽靈是在小屋的閣樓裏，真的，他們是待在那裏，但不幸的是他們順利地逃脫了；當他們與阿爾廷彼爾格小隊作戰後，他們殺死了二級挺進隊長和七個士兵，不過，第一：這個地區裏所有各單位都已發出了警報，並且爲了捕捉綠色幽靈，一個真正的搜索運動已經組織起來了。靠着

這些措施，希望終于能逮住或打死他們。其次：這些強盜們中的一個，已落入我們士兵之手，不！不是活的，不幸得很，是死的！

經過若干考慮後，海爾下令備車，並派一輛警戒坦克作伴，向那發生事件的地點出發。

在森林的邊緣，那餘燼還冒着煙的小屋殘跡傍，威爾坦隊長和偵察縱隊來的黨衛軍士兵會見了團隊長。

海爾對他們的敬禮沒作回答，靜靜地走近死了的敵人，這是一個年青的俄國人，超不過二十三歲，有筆直的亞麻色頭髮，那大而圓睜的死眼，平靜地注視着團隊長閣下。在綠色的外套下（團隊長認識那是蘇聯偵察員的夏季軍服），他穿了一件褪色的蘇軍束腰的緊身上衣，帶着下士官的肩章。

離此稍遠的地方，有八個黨衛軍士兵，像列隊受檢閱似的並排地橫陳着，他們的雙臂交叉地放在胸上，海爾團隊長蹙起眉頭，這八個人中的五個，短矮而顯得病弱……但這些人，竟是黑色黨衛軍團的士兵！

特拉夫金完全不知道已在許多位居德軍中顯要職位的貴人中醞起了這樣的一個騷動。真

的，當他們保持三角形的距離轉回來時，偵察員們將常常地碰到那些一羣羣的嗅着周圍的黨衛軍士兵，並且還可聽到他們的互相招呼，不過他並沒連想到這事竟與自己有關，反以爲他們是在受訓練。

在德軍後方的第四天黃昏，偵察員們到達了一所孤獨小屋，特拉夫金決定給他們的士兵們一個鐘頭的休息，並與此同時，和地球進行下接觸，但爲了加倍謹慎和便於觀察附近，他們從腐朽的梯子上擱樓——那梯子幾乎被安尼凱諾夫壓斷。

當特拉夫金聽到布拉齊尼可夫——他被派爲哨兵站在屋頂的一個窟窿傍——的突然喊聲時，正巧他調整好了無線電，甚至已與地球交換了呼號。於是特拉夫金立即走了過去，看到了有二十個黨衛軍士兵採取散開的隊形，向小屋接近過來。

中尉叫醒了剛剛沉入酣睡他的士兵們，打算從擱樓跳下，逃入森林，但看來這已是過遲了，黨衛軍士兵們已經十分接近，其中有四個人已進了小屋，他們把廁所的大便攪拌了一陣後就走了出去，但立即又返回來，其中一個就開始爬那腐朽了的樓梯，並還低聲的咒罵和抱怨着。

特拉夫金屏住氣息，兩手都緊握着一枝手槍，由於房頂有許多窟窿和裂縫，攔樓裏十分明亮，他比往常更注意地檢視了一下他的部下，他們的形狀都極可怕、憔悴、眼睛凹下、沒刮臉，他們都站起來準備抵抗到底。腐朽的樓梯軋軋作響，德國人在輕輕地咀咒。

一個可怖的轟聲。安尼凱諾夫從房頂的窟窿向着站在小屋傍的黨衛軍士們叢中投去一個反坦克手榴彈。在同一時候，布拉齊尼可夫用他的湯姆槍，打碎了那個出現在地板門上的黨衛軍士兵底腦袋，接着，在爆炸片與塵煙中他跳下樓去，其他的偵察員也就跟着下去。

一閃之間，特拉夫金從偵察員的觀點上，對安尼凱諾夫的策劃才智很覺感佩——向站在外面的敵人叢中投擲一顆手榴彈，以之打開退却的道路。那三個在小屋裏的黨衛軍士兵，是很容易收拾掉的。——他們被外面的爆炸所嚇呆，對於黑暗裏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是顯得茫無頭緒。

一瞬間後，偵察員們在德國兵喊叫、子彈、一顆沒打中的手榴彈追擊下，逃入了一片濃密的虎尾蕨叢林裏。起初，特拉夫金並沒發覺布拉齊尼可夫已經沒跟上他們，安尼凱諾夫和塞米約諾夫已掛了彩，倒是氣喘着的安尼凱諾夫把布拉齊尼可夫的情形告訴了他，安尼凱諾夫曾經看到布拉齊尼可夫跑出屋子時就倒在地上了。

追擊依然未停。看起來他們好像被德國兵從四面八方所搜索着。射擊和喊聲從整個叢林中激起回響；之後，他們聽到了狗的吠聲，有機器腳踏車的軋軋聲開向右方。安尼凱諾夫背上受了傷，發着氣喘，塞米約諾夫開始拐得更加利害。

被雨沖洗過的森林充滿馥郁之味，浸透濕氣的樹葉和野草，從迄今猶存的冬天回憶中，怒茁出他們四月末的新鮮，這是真正的春天，那柔和的微風也好像被春雨所洗淨，輕輕地搖盪着簇葉，使它低唱着春之歌曲。

追擊的聲音沉寂了，受傷的士兵趕快裹上綑帶。馬莫齊金從他的胸袋裏拿出留有最後一滴酒的水壺，幌了幾下，裏面還留有幾滴酒，他把水壺交給安尼凱諾夫。

背在貝可夫背上的報話機，被十顆子彈打毀了，他靠它救了命，但報話機却再也不能使用了。貝可夫用湯姆槍托把報話機敲得粉碎，然後把它的碎片拋在叢林中。

他們慢慢地走着，如同醉漢般地走着。

馬莫齊金在特拉夫金的背後走着，突然地說道：

「請饒恕我！中尉同志。」

他捶着自己的胸膛，可能在哭——在黑暗裏這是很難看清的，因此就難作肯定——他並以低啞的聲調說：

「這是我的罪孽，都是我的罪孽，我們漁夫之相信因果，不是無緣無故的，他們幾乎老是對的，我並沒把這兩頭馬還給村裏，爲了食物，我把它租出去了。……」

特拉夫金沒有聲。

「請饒恕我，中尉同志，如果我們能安全地回去的話……」

「如果我們能安全地回去的話，你就得被送往苦工隊。」特拉夫金說：

「當然，我願去，我願愉快地去，我知道你要說這話的，雖然我知道你要說這話的。」

馬莫齊金感佩地叫道，然後他以近乎歇斯的里發作般的不可言喻之感謝和忘我之愛，緊握特拉夫金的手。

追擊似乎逼近了他的身傍，於是我們就緊伏到地上，有兩輛裝甲車隆隆地疾駛過去後，靜寂又重復降臨，他們就又繼續前進。安尼凱諾夫的巨大姿態矇矓地出現在前頭，他用他有力的肩膀把樹枝分開，他前進得很緩慢，他以意志上極大的努力，與時時有降臨到他身上之

虞的半自失的昏迷作着鬥爭。

也許祇有他，靠一生經驗的教育，能測知他們周圍的靜寂是完全靠不住的。真的，他並不知道黨衛軍海盜師的全部偵察縱隊、第三百四十二警衛師的諸挺進連以及一百三十一步兵師的後方單位都正在搜索着他們；他也並不知道所有電話都在繼續的響着鈴聲，到處的所有無線電報話機也都在不斷地用發噶聲的語言，播送着密碼，但他感到追擊的圈套是越發緊縮起來了。

他們走着，他們的力量衰落下來，不知道是否還能逃脫，不過這在眼前並不是件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持有「海盜」這一殘酷名稱的精銳師團集中到森林裏，企圖予蘇軍一個不意的打擊之事其將遭受失敗是已經注定了。載重車、坦克、裝甲運輸車，帶着散閃着忿怒火星之夾鼻眼鏡的黨衛軍士兵，那些用雙輪車載着一隻活豬的德國兵，所有這些大吃，用喉音談話，污穢了森林的德國兵們，所有這些海爾們。姆林卡姆普斯們，格爾傑斯們，所有這些飛騰騰黃者，這些討伐隊，這些劊子手和殺人犯——都沿着森林一直向着他們的滅亡前進；死的膺懲之手，已經降臨到他們這一萬五千個人的身上了。

地球方面收拍無線電工作是設置在一間孤獨的地下室裏，梅西車爾斯基二級中尉整日夜地滯在那裏，他幾乎完全沒有睡覺，僅僅偶爾的把頭沉到他的臂上，打一下瞌睡，但一醒以後，他以爲在他的耳朵裏聽到了大空中特殊的電壓，他就將醒過來，震震他的長睫毛，迷糊糊地問那無線電員道：

「他們在講話？」

這些無線電員是輪班地工作的，可是喀塔姬在值完班後可不願離開，她把烏亮亮的頭放在日炙過的手裏休息，與梅西車爾斯基同坐在狹小的草褥上等待着。有時候，她忿忿地和當值的士兵爭吵，說他丟失了星的電波，並從他手裏奪過來耳機，於是在地下室的低矮房頂下，她的穩靜的懇願般的聲音又將響了起來。

「星！星！星！星！」

在極靠近的波長上，有人在不息地吼着德國話，再稍隔一些處是從莫斯科——它永遠是警醒着、是強大、有力量、是不可摧毀的——廣播過來的音樂和歌曲。

師長每天總要過來幾趟，偵察員們來回地往返於地下室和小屋之間。布哥爾可夫中尉每天都來，有時由梅傑得夫代理下士伴同着來。他總是靠着牆站上一個鐘頭，並且是如此安靜地看着無線電員，然後，他又離開回去。

里卡其夫少校常常從值班的無線電員手中把耳機接過來，有時候，布拉舍金上尉也來待上幾分鐘，站在小窗戶傍，用手指輕敲窗戶，低哼着他那有名的手冊裏所抄記下的歌曲；有時候難分離的姆舍塔可夫上尉和格里米其上尉也從前哨來此訪問他們。

平靜的、煩瑣的、有些小麻子的、在隆起的頭額下有一雙長於觀察眼睛的調查軍官姚斯金上尉走進了地下室。

「你是偵察隊指揮員嗎？」他問梅西車爾斯基：

「我是代理指揮員。」

調查軍官說：他須得訊問幾個與非法從農民處徵用馬匹案件有關的一些人，他還簡單地

把案件的概略說明了一下，並問梅西車爾斯基認爲這種在地方羣衆眼中破壞紅軍威信的過失是否是件嚴重事情。

「你看！」他不待梅西車爾斯基的回答就繼續地說道：「我必須訊問一下犯這個非法行爲時在場的偵察員，特別是特拉夫金中尉和馬莫齊金軍曹。」

「他們現在正巧不在這裏。」梅西車爾斯基不耐煩地說：

「他們誰也不在？」

「一個也不在。」

調查軍官想了一會。

「但我必須同他們談話。」他說：「他們會立刻回來嗎？」

「我不知道。」梅西車爾斯基緩慢地回答道：

喀塔妮突然地提議道：

「你還是到他們現在所待的地方去訊問他們吧，上尉同志。」

「他們在那裏？」姚斯金上尉問道：

「在德軍後方。」

調查軍官用鎮靜而不高興的眼睛打量下喀塔姬，喀塔姬也就以忿怒而驕傲的微笑來回視他的凝視。

梅西車爾斯基也微笑起來，但立即覺得如果調查軍官的上級命令這個人到德軍後方去完成這個訊問的話；那麼他是會去的。

「這就是我們軍隊的力量所在之處。」梅西車爾斯基想道：「每一個人人都盡其本分。」

第三天，星說話了——是特拉夫金潛過前線後的第二次通話，特拉夫金沒採用密碼，固執地重複着說：

「黨衛軍第五海盜坦克師集中在這裏，據一個第九西陸摩托化團的俘虜聲稱，黨衛軍第五海盜坦克師集中到這裏。」

然後他又報告了西陸團的兵力，師部的駐地，並強調指出各單位的卸貨與行動僅在夜間實施。他重複地述了一次後，接着又重述了一次。

「黨衛軍第五海盜坦克師集中在這裏，是在極密中進行集中……」

特拉夫金的報告在師裏產生了極大的激動；當薩倍欽可上校親自打電話給塞美爾金後，軍長和軍司令部也都興奮起來。

葛里夫中校忘掉了睡眠，回答着從兵團、軍部和附近各師司令部打來的電話，他把大衣丟在一邊，在整個時間內再不因寒冷而打顫了。他變得很喧鬧，愛說話，快活；士兵們說：「葛里夫嗅到了德國人氣味。」

這時候在無數的地圖上藍色鉛筆標出了海盜師所集中的地區，軍司令部就把這個緊急的報告送達前綫司令部，然後從那裏又轉送到莫斯科最高統帥部裏。

關於此事，最高統帥部僅在全幅大地圖上，把海盜師團和這一整個森林地區畫了幾個微點；統帥部有他自己遠大的作戰計劃，他不允許德國人有最小的戰果——甚至是僅僅一天——阻止蘇軍的突入波蘭。加強前線左翼力量，調遣一個坦克軍、一個騎兵兵團、幾個司令部直屬後備砲兵營到那裏去的命令發佈出來了。

如是地從特拉夫金周圍擴展開來的圓波，起着漣紋地到達了地球——以至於到達了莫斯科和柏林。

此事對師團的直接效果，就是到達了一個坦克團，一個防禦白砲團和兵員裝備的大量增援，同時，偵察隊也得到了人員的補充。

梅西軍爾斯基開始緊張地訓練他的士兵，並用半天功夫在前哨上觀察敵人；布哥爾可夫和他的工兵們忙着在無人島上挖掘工事。里卡其夫少校也是連日忙碌不堪，他收到了許多新的無線電機、電話機和電線。薩倍欽可上校到他的觀察哨去，在那裏他指導着各單位的活動。他看來是變得年青而更倔強了，如同每次在大戰鬥前他總是變得那樣的，他費很大功夫熱心地熟讀着剛剛到達的新地圖，這新地圖幾乎包括全部波爾並直達維斯杜拉。當一九二〇年他在布遮尼的騎兵第一軍時，曾經在這個遙遠的地區裏滯在過。

祇有喀塔姬仍留在那個孤獨的地下室裏。

特拉夫金從無線電裏回答他的最後一句話的真意是什麼呢？他所說的「我明白」乃是一般地說明他已聽清楚？或者這句話還有特定的秘密意義呢？關於這一問題，是較之任何一切而最佔據她的心裏底思想。她以為像他那樣被生命攸關的危險所包圍，像這種環境是可以使他變得更能接近於樸素的人間感情的。因此，在無線電裏那句最後的話，可能就是這一

變化的結果。她對自己的思想微笑着，她向軍醫助手烏蘭貝藍娃借了一面鏡子，照着自己的臉凝視起來，她試着扮演出一種相宜於作英雄的新娘之嚴肅而莊重的表情。——她甚至把這些話高聲的說出來。然後，她把鏡子放下，又復向發着爆音的無線電，隨着她的情緒；溫柔地，愉快地，悲哀地重複的呼叫起來。

「星！星！星！星！」

在作了這個可記憶的回話兩天以後，星又重新答話了。

「地球！地球！我是星，你能聽到嗎？我是星。」

「星！星！」喀塔姬大聲地叫喚着：「我是地球！我能聽到你，我能聽到你！」

她伸出她的手。把門掀得洞開，想招呼些人進來，好共享她的快樂；但附近却沒有一個人。她抓住一枝鉛筆，準備記錄，可是星却在講話的中途突然中斷再也不作聲了，整整一晚上，喀塔姬不眠地待在那裏，但是星依舊啞然無言。

星到第二天，還是啞然無聞，第三天亦復如是，有時梅西軍爾斯基或者布哥爾可夫、里卡柴夫少校、雅爾卡米支上尉——布拉舍金被調換後新任的情報主任——到地下室來，可

是星還依然是噤然無聲。

整整一天，喀塔姬半睡地把耳機儘放在耳朵上，奇怪的夢襲擊着她——特拉夫金穿着他的偽裝外衣，臉色非常蒼白，馬莫齊金顯幻出兩個人身，在他的臉上發出無情的微笑，她的兄弟林尼亞，區於某種理由，也穿着綠色的偽裝外衣，她醒了過來，她唯恐錯失了特拉夫金的呼號，就又向機械呼叫起來。

「星！星！星！星！」

回答她的是遠方大砲的雷鳴聲，這是序戰的吼聲。在這些緊張的日子裏，里卡柴去少校是非常需要無線電員的，但他不忍把喀塔姬從她徹夜廝守的機械中調動出來；如是她一個人就孤零零地留在那孤獨的地下室裏，幾乎被衆人所忘。

一個很晚的黃昏，布哥爾可夫走了進來，他帶來一封剛寄到的特拉夫金母親給特拉夫金的信，她母親信裏說：她已經找到了他的紅皮筆記本，那是記載着他所最熱愛的課目物理學的，她將好好地保存它，當他將來進入專門學校後，就會認識到這本筆記是非常有用的，這真是本很好的筆記，是可以當作教科書來出版的，那關於電和熱的表，撰製得非常精細。他

有科學的嗜好，這事很使她歡喜，再者信裏又提起，他是否還記得當他十二歲時曾經設計過一座聰明的水磨？她還偶然發見了一些他攝的藍色照片，她和喀賴拉姑母都會開心地看了一陣子這些照片。

布哥爾可夫大聲地誦着這信，然後，突以肘支伏在無線電機械上發泣起來，並用窒息般聲調說：

「祇有戰爭結束……不！我並不厭倦，我不是說我已厭倦，但停止人民被殺的時候已經到了！是已到了，不容更緩的時候！」

立刻，喀塔妮恐怖地認識到她徹夜地廝守在這裏，不斷地呼喊星也許已是毫無用處了，星已經沉沒了。它是已經被毀滅了。

但她如何能離開這裏呢！假若他又重新說話了呢？如果他是藏在森林的深處裏呢？

充滿着希望與鐵般的決心，她依舊等待着，再沒有其他人進行等待，但她却這樣地做了。並且直到前進開始，這之間，也沒有人敢於去撤除這架無線電機。

結尾

一九四四年夏天，蘇軍掃清他們面前的德軍微弱抵抗，進入了波蘭境內。

薩倍欽哥少將搭乘吉普車追及了一組偵察員，他們一個跟着一個地沿着路邊走着。他們穿着綠色的偽裝外衣，敏捷地、活潑地、準備在任何一瞬間內即可消失蹤跡，隱沒於靜寂的原野和森林、隱沒於凹凸的地上，隱沒於搖曳的塵煙底影蔭中。

這一組偵察員中打頭的偵察員，少將認得是梅西車爾斯基中尉，少將停下了他的車，一如他每次見到偵察員時總要停下車來一樣。「喂！小夥子們。怎麼樣？」他問：「華沙已出現在地平線上，看！距柏林祇有五百公里了，這是極微量的數目，我們很快就要到達那裏！」

他檢閱了下偵察員們，之後，他被某種悲哀的記憶所感染，想附帶說上幾句，卻立刻又被自己糾正了，他揮着手：

「祝你們幸運！偵察員們！」

車子開走了，偵察員們稍待一會後，又重踏上他們的征程。

版初月十年九四九一

1—2000

權作著有本譯翻

角二元五價定本基

•57
•1-3